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银河时代



引子

在公元 2097 年，亚光速飞船的发明，使得地球上的人类终于走出了太阳系，象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向宇宙深处。虽然一直没有发现异星智能生命的迹象，但人类在以后几百年间，由于各自生活的行星环境不同，从而产生了新的种族。于是有了“火星人”、“地球人”这种定义含混不清的称呼。到了 2990 年，终于由于“地球人”的过分独裁和种族歧视，爆发了星际间的种族战争。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规模不大，甚至比不上前两次在地球上的世界大战的参与人数，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合作，星际中的人群从此开始各自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而原先出于各种不同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殖民星球，甚至包括一部分比较庞大的人造殖民太空城，则纷纷开始了各自的“建国运动”。其中几个占据人类社会大部分人口和资源的集团所组成的“国家”因而成为主宰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新霸主，其中之一就是以太阳系为根据地的“地球人”首先成立起来的“阳光帝国”。在经历了近十世纪的沧桑变幻之后，地球这个原来全人类瞩目的政治文化中心，终于开始走向没落而渐渐变成了一个中立的商贸中心。各个种族从遥远的星系运来各种当地矿产，再从这里带走他们的所需品和技术，这里是宇宙间唯一没有公然的歧视和战争的天堂，因为现在这里的人们只讲金钱、金钱、金钱……

2997 年五月的一天，赵烟侠正在自己的阳光交易中心二楼俯瞰着交易大堂，看着各种族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和讨价还价，心里嘀咕着：“钱，才是和平的根源呐。”赵烟侠掐灭烟头，又继续去巡视起落仓。十多艘亚光速货船整齐地停靠在起落仓里，两名刚成交的异族人正在自己的货船边交割实物，看起来相互间是那么默契和友好，但如果他们的见面点不是在地球这里，恐怕早就相互开火了。

赵烟侠向每一个见到的人都微笑着点点头，慢慢地走到了自己的“摩托”号和“坦克”号货船之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两艘货船是赵烟侠自己的，因为宇宙商贸法规定，交易公司持牌者不得同时从事星际运输活动，违反者随时可能被没收货船并被吊销执照。

而且，“摩托”号和“坦克”号虽然从外观看只是典型的货船，可内部却违法安装了火力强大的攻击武器，这些武器在星际走私时可是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赵烟侠记得有一次亲自押一批核燃料去人马座交割，那可是一条海盗族出没的航线，而当时他自己的财力还远不足以支付加装超空间虫跳飞行所必须的磁共振跳跃器的黑市价格。那可真是一次充满惊心动魄的远征，虽然在亚光速状态下飞船是不可能被追踪和拦截的，但在离开太阳系后加速到亚光速前的这六、七天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两艘海盗族的小炮艇来骚扰，赵烟侠亲自控制着隐藏的聚能粒子炮系统，在海盗们明白过来之前就把他们都变成了宇宙尘埃……一想到亲手控制这艘飞船、这些大炮，赵烟侠就莫名兴奋起来，但这些都已是往事，毕竟是有家室和事业的人了

一艘新到的货船缓缓靠到 23 号起落仓，通过挂在左耳边的袖珍 VR 传感器，赵烟侠一看到那船头独特的外形，就知道是老朋友来了，于是急忙迎了上去

极乐果一个哑铃正飘向一只缓缓张开的巨口，如果这时有人从距离地表数千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向外闲望的话，就会看到这一幕有点滑稽的场面。地球，这个多少个世纪以来都以人类社会中心自居的星球，其准确的物理外延在临近三十一世纪的今天，实际上已经很模糊了。出于对宇宙商务航行的大量需要，早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就彻底排除了使星际飞船进入大气飞行的种种理由，其原因公认的是对地球生态和能源的考虑，毕竟将一艘满载货物的飞船送出大气层或是使之在地面上安全着陆都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

但人们对此种做法的彻底首肯，则不能不归功于将近四个世纪前的第一次人类星际冲突。

冥王星殖民地的流放犯人首领抢劫了一艘当时最先进的“虫跳”货船，在地球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于非洲大陆的五号航天中心强行迫降，一举拿下了整个中心并控制该中心达三天之久！要不是因为这些原本被流放到当时人类的极边之地的囚犯缺少最起码的战略意识，而只想做一次自杀式的“叶落归根”的话，那后果就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了。

自那以后，一切星际飞船都被禁止进入地球同步轨道八千公里以内的区域，而来自各个星际殖民地的巨大财富和资源，也被毫不吝惜地用在建设环地球同步轨道城的工程上。到四百年后的今天，地球实际上已经被一层厚达 37 公里，最宽处达到将近二百公里的巨大金属环带所包围，如果再加上附属于这个环带的所有小一些的分离设施，所谓“地球人”倒有多一半都不住在“地球”上了。

方茂坐在“老猫”号的船长室里，看着正在自动对接的全息扫描指数，一边有些无聊地扭着 VR 头盔的一只腿。透过正面的 VR 舷窗，蔚蓝色的地球在环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柔和安详。但是方茂的心中却怎么也提不其游子还乡的兴奋来，有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厌倦。对于他这个连自己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人来说，故乡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讨论的话题，而常年的星际漂泊，也使方茂对各个星球的景色变得有些麻木了。

从远方传来空港闸门关闭的轻微震动仿佛一声沉闷的巨响，把方茂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现实。他顺手把头盔往座椅上一扔，开始手动关闭飞船的防卫系统。虽然通过 VR 头盔可以意念控制整个飞船系统，但出于习惯方茂依然喜欢自己亲手操作，这到底是一种守旧还是反祖，连方茂自己都说不清，尤其是这次运载的货物非比寻常，方茂更是不敢有半点疏忽。

飞船外那层几乎无法用肉眼辨别的能量罩刚刚消失，舱门口就传来了赵烟侠那特有的嗓音：

“老猫，可有阵子没看到你了！什么香风把你老兄给吹来的？”

“是真正的香风，充满着财富的‘香风’！”方茂连头也没回地答道。

船舱后面的一扇隔板无声地滑开，现出后下方巨大的货柜，在那里是满满一舱的光辉，一舱凝固的光辉！在这光辉的映照下，赵烟侠无比惊愕地楞在了船舱门口。

……

极乐树：学名极乐树，又名光辉树、天堂树。物种不详。出现于接近银河系中心的 A345 星域的 5 号星系中的第二颗行星，该行星因此得名“极乐星”。于公元 2787 年为外太空殖民公司的远星一号机器勘探船所发现。

极乐树介于动物与植物特性之间，依靠吸收空间射线维持内部结构的稳定，系统结构变化极其缓慢，繁殖方式不详，为极乐星系统中唯一一个物

种。

自公元 2805 年起，极乐树的开采和销售根据星际殖民联盟资源管理条例第九章第四十一类第一千一百三十款的规定，正式划归联盟政府统一管理，任何个人及团体不得私自开采、销售。

.....

- - - - 摘自《银河系简明百科全书第 20 版·物种卷》

“极乐树？！”

阳光贸易中心顶层自己的私人会客室里，赵烟侠在连干了两杯烈性饮料后才恢复了往日的散漫风格，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一整船‘烫手山芋’？要是被人知道了的话老兄恐怕只能在死于海盗的乱枪或是到联盟的河外星系流放地了此残生中二择其一了！”

方茂看着恢复正常的赵烟侠，眼里流露出滑稽的神情：

“现在已经有‘人’知道了，看来我还活得挺好。不过看来我还是估计不足，你好象已经不是当年穿梭于星际海盗和联盟军队之间的‘逐利游侠’了。”

一丝近乎狂热的神光闪现在赵烟侠的眼中，又如闪电般一瞬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幅商人精明的神态。赵烟侠坐到方茂的对面，凑近了脸道：

“说真的，你的飞船虽然可以做超空间跳跃，可没有必要的设备你连极乐星的样子也见不到就会被银河中心的宇宙粒子流烤成肉饼。以你的财力根本置办不起那些玩意儿，何况那些都是需要联盟特准才能购买的。

“既然老兄来找我，就该和我说实话.....”

方茂无奈地耸耸肩膀，向后靠在椅背上说：

“说了你也不信，这都是我拣来的！”

赵烟侠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好吧，

方茂看来也有点憋不住了，

“自从我上次离开地球以后，就一直在给外太空殖民公司打工，去给他们的一些机器勘探船做保姆，写点新发现星球的后期勘探报告，所以总在银河中心地带转悠。就在 20 个小时前，我正从 A345 星域附近经过，就收到了一个微弱的求救信息。等我减速到达信号位置才发现是一个太空信号仓在自动发出信息，那里面没有船员，只有一个磁共振跳跃参量坐标。当时我还想不知是哪个家伙运气遇到了我，不然一般过往此处的飞船根本就不装备磁共振跳跃器。可当我跃迁到指定位置时，却只在那里找到了一艘联盟的大肚汉采掘船，并且已经几乎被打成了碎片。更意外的是采掘船的货舱居然还是完整的，看来这并不是海盗的杰作。

“剩下的你就可以想得到了.....”

赵烟侠显然对得到的回答很不满意，

“就这些？！”

“就这些！”

方茂一脸的真诚。

“大肚汉是没有磁共振跳跃器的，那个太空仓怎么可能被送到航道上？”

“如果不是海盗干的，谁会这么大胆攻击联盟的飞船？大肚汉虽然不是战舰，可它的采掘机对付起小飞船来绝对比吃豆腐还轻松！”

“装载极乐树的采掘船怎么会跑到那种鬼地方？它连亚光速飞行能力都没有，要是它出现在你说的太空仓所在的位置还差不多……”

方茂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满脸委屈地说：

“我说过了，你不会相信的。更怪的还在后头呢，我装船的时候仔细检查了大肚汉的残骸，觉得那根本就是从内部爆炸引起的破坏，否则能把一艘大肚汉撕成那个样子的能量，恐怕早就把那些小碎片汽化掉了。

“而且在货舱的底下，我最后还发现了这个！”

方茂说着，小心地从自己的飞行盔甲里取出一个密致合金罐，抬头望了一眼房间一角的 VR 信息通道，小声道：

“先把自动信息处理关掉。”

赵烟侠奇怪地看着方茂手中神秘的罐子，还是依言向信息通道挥了一下手，室内立即起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不，把你的袖珍 VR 也关了！”

方茂得寸进尺，赵烟侠有点不耐烦了，张嘴正要反对，却被方茂伸手一把撤下了挂在耳边的 VR 传感器。

“好了，别玩了！搞什么嘛？”赵烟侠有点愠怒了。

方茂一言不发地在金属罐边的密码锁上摸索了一阵，罐子的盖子应手而开，一颗硕大的椭圆型物质，闪着柔和的淡蓝辉光，静静地漂浮在罐子中央。

“极乐果！”

赵烟侠发出一声几乎呻吟般的惊呼，缓缓地坐到椅子上。

月亮在一丝不染的宇宙中缓缓移动，把一片银光散向地球和漂浮在她上面的金属环带，巨大的空间结构笼罩在圣洁的银白之中，300 层的阳光贸易中心孤立一隅，显得孤傲沉静。密室中的方赵二人，在月光和极乐果的辉光照耀下，如同塑像一般仿佛与天地一同进入了亘古的永恒……

传说

无论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技术发达到怎样的地步，非理性的群体无意识行为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极乐果的传说就是当代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故事说来话长，还得从现在几乎成为社会生存基础的 VR 技术说起。

VR 技术（即虚拟现实）自从诞生到具备真正的实用价值经历了远比她的创始人预想的要长得多得多的岁月，究其原因除了纯技术的因素外，人类对于自己身体和意志的了解和控制能力的缺乏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实际上在 VR 技术趋于成熟后长达近百年的历史里，除开一些极个别的先天意志特异人——说白了就是“白痴天才”外，仅有很少的外太空勘探队员能借助特殊训练来适应 VR 环境下的特殊刺激。而任何未经训练就试图尝试 VR 生存的轻狂者，都不过是在给收容植物人的社会福利医院增加新的负担而已。

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人类勇敢的儿女在对宇宙进行新的远征。又一个地理大发现时代，给任何一个试图改变自己人生的亡命徒亦或是冒险家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当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去无回。未知的宇宙虽

然危险，但操纵机器勘探船上的 VR 勘探机器人却让更多的人彻底沦入地狱。实际上所谓 VR 适应性的特殊训练就是依靠过去多年在社会福利戒毒所里对吸毒患者进行的秘密研究，而进行的选择性神经药物注射，以使人的神经高度兴奋，借以抵御长时间的 VR 环境刺激所造成的 VR 操作者在生理上的严重虚脱和心理以及人格分裂造成的精神错乱。因此纵使探险队员不丧命于药物成瘾，也会最终因为自己的意识全部融合到 VR 环境而无法自己，使那千万年来承载人类生命的身躯化为一具空有条件反射本能的植物人。

人类早期宇宙探险中的这种非人性的做法使得今天的人类宇宙史学家们每每言及这个年代都禁不住要退避三舍。但随着 2787 年极乐树的发现，一切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极乐树的得名来自她的发现者 - - 远星号机器勘探船上的两名 VR 机器人操作手，当人们因为失去联络而找寻到他们毫无生命的躯体时，发现他们的脸上比以往倒在岗位上的 VR 操作手多了一种奇特的表情 - - 狂喜而泣的表情！是什么使他们临死时有了如此幸福的感受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在随后的研究中，整个人类社会都几乎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极乐星上的这种神奇的发光树状物具有一种最奇异的功能，它的枝干可以加工成为一种高效的信息载体和处理器，而这种加工产物竟然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处理能力，可以做出类似条件反射的信息反馈！于是一种人类可以不必担心其独立意识，而又可以绝对信赖，完全听从人类指令的物理机制终于产生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人类集中了所有技术力量对这种机制加以完善，凭借着极乐树产品的高度自主反应能力，VR 环境下人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神经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人类可以摆脱药物和自身肉体 and 精神的桎梏，而自由存在于 VR 环境和现实之间了。

但是在欣喜之余，对极乐树本身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好象掉进了死胡同。人们对于极乐树究竟属于植物还是动物甚至她到底是不是生物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一种观点都无法自圆其说，而每一种学派都因此而养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极乐树几乎观察不到她的生长，但在极乐树制品的使用过程中，又会发现其性能的逐步衰减，尽管这种衰减极其缓慢。同时极乐树产地极乐星上也从没有找到过处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其他极乐树形态，假如她是生物的话，如何繁殖显然难住了所有的人类科学家。如果将其看作一种矿物结晶体倒是比较方便，但却又无法解释其内在的信息处理能力。更让人们疑惑的是，随着极乐树制品的迅速普及，一些长期使用极乐树的 VR 环境居民中不时会有人产生出种种类似的幻觉，而在所有幻觉中都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形象，那就是“极乐果”！

尽管极乐星的历任总督都以寻找极乐果为己任，但是至今还没人成功过，因此早就有学者指出，“极乐果”不过是人类群体无意识行为的又一个产物而已，其与原始的宗教情结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显然学者的惠智并没有使群氓开化，似乎是为了验证学者的预言，在 VR 环境中还真的出现了不少以“极乐果”为崇拜对象的团体，他们声称如果得到“极乐果”，并与之融合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永生而不仅仅是在 VR 中保留一个永远不会再变化的活死人。

方茂和赵烟侠都不是 VR 教徒，但对于极乐果的传说也都是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了。现在，当这个百余年来一直传说不定的“圣物”真的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一向以镇定自若自居的赵烟侠也有点吃不住劲了。

当月亮完全被地球挡住，宇宙间无边的黑暗笼罩上灯火辉煌的环带城时，赵烟侠的密室里因为关闭了所有自动系统而一片幽暗。

“砰”的一声赵烟侠盖上了密致金属罐的盖子，仿佛再多看一眼里面的东西就会要了他的命一样。

“现在你知道问题的全部严重性了，怎么样？还想和我合作吗？”方茂深吸了一口气，眼睛盯着赵烟侠。

赵烟侠甩了甩头，顺手摸出只烟叼在嘴上，过了半晌才意识到屋里的 VR 控制已经关了没办法点烟，不禁懊丧的站起来，两手下意识地在自己身上上下摸着。袖珍 VR 头盔在桌子上反射着窗外的灯光，赵烟侠似乎有点不放心地盯了那个东西一眼，开口道：

“你肯定只要关掉自动系统就可以屏蔽‘它’吗？”

“我不知道！”方茂轻声说，

“我只是在船上用自己的系统测试了一下。你也知道，我船上的系统是几乎独立的，但这个‘东西’看来的确有点意思，‘它’居然能自动适应我船上的 VR 接口数据结构，要知道那可是我刚设计的加密方式……，不过看来只要不让‘它’与光导 10 通道接触就没事，何况还有一层密致合金呢。”

“看来是不能把‘它’与极乐树制品搁得太近了。”赵烟侠轻嘘了口气，终于在一个古老的坦克模型的炮口上点燃了那只烟。

望着缓缓飘荡的烟雾，赵烟侠转换了话题：

“好吧，不管合不合作，看来麻烦肯定就要来了。”

“嘿嘿，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我足足花了十几个小时才销毁了所有痕迹，可是联盟的飞船出事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每一个海盗俱乐部，而且我想你的船坞里大概很久没有来过改装过的‘空间跳蚤’了吧。”方茂深表同意。

“也就是说我又一次上了老兄的贼船？那么报酬呢……不，可千万别告诉我是那个‘极乐果’！我攒下的钱还不想让我的儿子去花，至少现在不想。”赵烟侠的眼中又一次闪烁着那种狂热的光芒，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因为你来找我！当然，极乐树出手后有我 50%。”看来“逐利游侠”本色不减当年。

“我想也是，而且我也知道你大概平凡日子过腻了，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可以换换口味了。”方茂抓起装着极乐果的罐子塞进自己的铠甲，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赵烟侠踩到方茂跟前，并肩从昏暗的室内俯瞰 300 层下比繁星还密集的灯火，喃喃自语道：

“如果下面的人们知道这个房间里发生的故事，我恐怕每一点亮光都会立即变成一把能量枪。”

“所以要赶快把那些极乐树出手，但是我们那些火星上的朋友恐怕谁也没有吃下这么多货的能力。”方茂显然有些焦虑。

“老兄，时代不同了。”赵烟侠自得满满地拍了下方茂的肩膀，“现在已经不是海盗与联盟捉迷藏的时代了，最大的黑货买家实际上就是联盟自己！”

望着方茂疑惑的眼光，赵烟侠不禁有些沧桑的感慨，其实早在当年他和方茂并肩在宇宙间“打野食”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怀疑海盗数百年长久存在的原因，自从弃武从商后，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从人类刚刚迈向宇宙时就成立的星际联盟说是联盟倒不如说是一个摆设，各个殖民帝国之

间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海盗中倒有相当数量都得到来自不同帝国的支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某个帝国的雇佣兵，而海盗们的黑货和赃物也就成了整个联盟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要对象方茂这样的宇宙冒险者解释起来可要费些力气，赵烟侠随手带上 VR 头盔，开始在自动信息通道上自顾自地忙活起来，把一脑门子官司的方茂暂时抛在了一边。

圈套

经过将近一天的飞行，赵烟侠和方茂终于进入了火星的同步轨道。当二十几个小时前赵烟侠将自己的那些手下支使得团团转时，方茂才第一次有时间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过去的几十个小时就象是在做梦，虽然方茂一直设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无数的思绪依然不停地纠缠着他的脑筋。

从小时候起方茂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尽管他几乎在每一件事上与赵烟侠争高下，并且总能在诸如空间跳跃进程、VR 光导 IO 编程上轻松取胜，但一旦遇到与人打交道的事情，却从来都是让那个赵烟鬼打头阵。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是宁愿与外太空冰冷的行星碎片为伴，也不愿意回到人类社会做一个商人什么的原因，在方茂看来人这种生物恐怕是宇宙间最难以琢磨的了，相形之下充满危机的深层空间倒是还有规律可循。

从太阳系定期行星航班的巨大舷窗已经可以眺望到银河中最臭名昭注的黑货集散地——火星系统了。赵烟侠望了一眼满脸困倦的方茂，忍不住嘲弄道：

“一个出没于银河系各个角落的星际冒险者居然会在如此舒适的太阳系定期航班上昏昏欲睡，是不是因为这里的景色太乏味了？”

方茂没好气地使劲用手搓了搓脸，不屑地回了句：

“哼，谁愿意在这种鬼地方浪费生命！要是用我的‘太空跳蚤’，有这二十几个小时我足可以在地球和火星之间跑 N 个来回了……”

“是啊，要真这样的话，太阳系空间传输管理局的那些老爷们可有得忙了，你这个跳蚤这通乱跳，没准哪次就跳到场共振提炼炉里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最风靡的无错位体料子，来为漂亮的月球模特裁剪新时装了。你老兄这张脸要是挂在那些模特胸前绝对别有风采……”赵烟侠简直为自己的绝妙想象逗得乐不可支。

方茂厌烦地挥挥手，环视了一眼空旷的船舱，在确信没有人会偷听他们的谈话后，压低着声音对赵烟侠嘀咕着：

“你敢确信这个什么艾尔森能靠得住吗？”

“你放心，在我这里做生意是绝对靠得住的！”满脸笑容的艾尔森在他的宽大会客室里热情地迎接着赵方二人。除了有点肥胖以外，作为人类星际联盟中最大的一个成员——玫迪殖民联邦长驻火星的商务代表，艾尔森几乎与“地球人”没有什么区别。说到这个拥有将近五十个星系的玫迪殖民联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二十世纪末，而她现在则是在实力和人口上都堪与阳光帝国相匹敌的星际联盟三巨头之一。几年前的那场真正导致联盟名存实亡

的星际战争中，玫迪殖民联邦是最大的收益者。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到深入太阳系内部的火星系统来建立庞大的贸易和工业机构，实际上火星系统中30%的场共振金属提炼炉都是玫迪联邦的财产，谁让她是联盟中最大的矿业出口国呢。

赵烟侠显然与艾尔森很熟悉，长年的商务活动已经使他建立了足够广泛的关系网。

而代表着超然于各个殖民帝国之外的星际贸易同盟凭借其旗下的几家诸如外太空殖民公司、银河商业集团等各色商业团体所形成的，在实质上掌握人类社会将近40%贸易量的商业实力，也使得赵烟侠这个银河商业集团属下阳光贸易中心的头头，在很多场合下可以用一种俨然为星际贸易同盟代言人的身份来加重谈判身价。很显然，这种水涨船高式的上层社交已经成为星际间交往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在赵与艾尔森文雅而不失亲密的寒暄的衬托下，方茂的落落寡合显得格外突出，有时方茂自己都觉得回到人类社会的自己就象一只贸然闯进上流客厅的野熊，其莽撞和笨拙会令所有的上等人感到尴尬，而他自己也只有由衷的不痛快！

不过，很快赵烟侠就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三个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密室交谈。在VR传输无处不在的今天，直接面对面的交谈只能意味着极端秘密的存在，因此即使现代技术早已使人类可以完全足不出户而完成从生到死的全部里程，也没有让人类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与千百年前发生多大的变化。

“极乐树？”艾尔森意味深长地打量了枯坐一旁的方茂一眼，在厚厚的名贵地毯上继续着他的踱步，赵烟侠舒适地把自己深埋在一张年代久远的古老沙发里，眼睛随着手中酒杯里琥珀色的液体旋转着，

“是的，整整一货舱极乐树。按现在的市价至少价值5亿联盟货币单位。”

“那是官价！”艾尔森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任何进入流通的极乐树制品都是要在联盟贸易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而你们的这些货显然没有备案。为此我不得不将它们再偷运出阳光帝国，那花销可……”

“也就是说你要这些货了？”赵烟侠只及一点不及其余。

“我只是在假设。”艾尔森依然在微笑。

“得了吧，老滑头！当着明人别说假话，一连四个月极乐树价格飞涨还不是你老兄在背后搞的鬼？！极乐星的开采权至少还要过三个多月才能归玫迪联邦所有，你现在就这么大肆抢购极乐树难道不是很奇怪吗？”赵烟侠寸步不让。

“收不收是我的事，吃下你这么大的量，我还不陪到家了。”

“我可是根本没打算再见到这些极乐树，”赵烟侠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饮料，偏着头品位一番后，放下酒杯道：

“最近从火星重力场外直接进入重力磁共振跳跃的飞船比平常至少多了三分之一，可别跟我说那些都是海盗俱乐部的成员！”

艾尔森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了，“老赵，别发狠嘛，我知道你在道上很有一套，可也不能逼我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你是最清楚的了。”

赵烟侠宽容地挥挥手：

“那好，这次我让你一马，4亿，地球交货，付现金。”

“这不可能，老赵你太没诚意了，1亿5还差不多！”

“我要是把这些货散到道上去，最后还是回到你这里，可你也就别想什么赚头了，何况还有联盟和阳光的缉私警察，3亿5，不还价！”

“别说大话了，真要散得出去你就不会来找我了，2亿吧，看在我们老朋友的份上。”

“散不散是我的事，论道上的事你还不摸门，否则我怎么会知道那些货船的去向？我想很有些人对这些消息有兴趣，3亿，就算我把那些消息也卖给你了。”

“这就不好了嘛，大家都是生意人，别撕破脸嘛。好，3亿就3亿，但我有个条件……”

赵烟侠和艾尔森一番唇枪舌剑终于有了结果，但自始至终两人是微笑着从嘴里吐出最狡猾的言辞。望着这两个讨价还价的商人，方茂想的只是赶快结束这件事。

“什么条件？”赵烟侠显然被如此简单就赢得胜利感到欣喜，但经验告诉他得来太容易的胜利，其背后总会有什么陷阱。因此赵烟侠一边紧跟着艾尔森，一边向一旁有些厌烦的方茂使了一个眼色。

“这个条件与你的朋友有关，其实也很简单，我有一些客户对银河双雄的威名闻名已久，尤其对现在依然活跃在宇宙中的方茂先生的经历有兴趣，所以……”

“艾尔森，你可别想玩什么花样！”赵烟侠对什么追星之类的言辞丝毫不相信，方茂也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怎么会呢？我们的交易还没成交呢，我可是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的。”艾尔森笑容可掬地走到房间一角，“实际上他们现在就在这里！”

密室中的一幅挂毯缓缓升起，露出里面的一个隔间。几乎是在同时方茂和赵烟侠的手中都多了一把能量枪，一只对准艾尔森，一只瞄向暗淡的隔间。

“难道就用这种方式迎接老朋友吗？”一个有些故作姿态的声音回荡在紧张的密室之中，随着话音从隔间里走出了几个身穿银色盔甲的联盟士兵，簇拥着一个身材瘦小没带头盔的官员。

“是你？！”

“阴魂不散！”方茂和赵烟侠同时看清了来人。

“还记得你给我起的这个绰号呢？”那个官员依然一副拿腔拿调的口气，丝毫没有把直对着自己的能量枪放在心上，他身后的那些士兵无声而迅捷地散开，占据室内的有利位置。

望着来人身上在柔和的光线下闪烁寒光的无错位体合金盔甲，方茂有些懊丧地垂下了握枪的双手。身后的士兵立即以熟练的动作缴了他和赵烟侠的武器。

“又见面了，于骁勇！想不到事隔多年你还是追到了我。”方茂没有理会身后荷枪实弹的士兵，径自来到那人的跟前。

“是啊，这世界依然很小。不过我要声明：我现在已经不是阳光缉私队的成员了，这次找到猫老兄，也不是为了算什么旧帐。”于骁勇那作做的声音在密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赵烟侠眼睛死盯着艾尔森，嘴里却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于骁勇说：

“是啊，我还奇怪什么时候玫迪的守财奴和阳光特种突击队打得这么火

热，原来是你在从中牵线搭桥！”

艾尔森一脸的尴尬，被赵烟侠盯得直冒冷汗，一边往于骁勇的背后躲，一边喃喃地说：“这，这也不能怪我，他比你们来得早……，再说玫迪一向是不介入阳光的内部事务的……”

“对，但这并不妨碍你从阳光走私黑货！”赵烟侠为自己被愚弄而有点怒不可扼，而充分感受自己在把握所有人命运的快感的于骁勇则施施然地插到两人中间打起了圆场。

“好了，好了。这怪不得艾蒂（艾尔森的呢称），是我要他和两位老兄开这个玩笑的，没想到老兄还象以前一样不禁激。”

看到赵烟侠别过脸不理睬他，于骁勇丝毫不以为意，自顾自地一边踱着方步，一边继续自己的演讲：

“首先我要你们放心，今天我绝不是来报仇的，要不是你们哥俩把我从阳光缉私队队长的位子上告下来，我绝不会混到今天的地步，所以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鄙人现在是阳光特种突击队战术战略指导顾问，嘿嘿，对不起，头衔长了点，俗了点。”

密室里的人各怀心事，全都沉默不语，于骁勇停顿了一刻，满意地点着头。

“很好，还是让我们说正事吧。我知道猫老兄刚发了一笔小财，得了一仓极乐树，实际上那些都是联盟的财产，更准确地说是阳光帝国的财产，因为直到现在极乐树的开采权还在阳光的名下。不过既然我现在已经不再是缉私队长，也就没有兴趣管这些事情了，但有一件东西可是属于阳光特种突击队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方茂的心往下一沉，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于骁勇欣然继续道：

“对，就是极乐果！”

宿怨

“我知道你们都在怀疑有人告密，其实你揣着的那个极乐果本来就是我们先找到的。”于骁勇指了一下方茂。

“而且准确地说是阳光特种突击队已经找了几十年了！”

“当然，玫迪方面看来也一直没有在闲着。”在于骁勇调侃的眼光和语气下，已经恢复过来的艾尔森点头表示赞同。

“所以，当一个多月前我们终于在极乐星上找到了极乐果时，很快就发现要把它安全地运回地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已经损失了相当于一场星际战争的兵力和给养，而那艘大肚汉就是玫迪的杰作！”

“嘿嘿，那不过是个误会……”艾尔森回避着于骁勇鹰隼般的眼光。

“的确是误会，不过我要承认你们玫迪的雇佣兵的确有一手，居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将劫持到的大肚汉改装上磁场共振器，要不是我手下的人最后自杀式的一搏，现在的极乐果恐怕早已经成为玫迪的囊中物了。”面对于骁勇的似褒实贬，老于世故的艾尔森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

“本来我已经打算孤注一掷了，可就在我计划舰队的跳跃点时，却意外

地在航道上发现了我的老朋友，你老猫的标志，看来你老兄已经改邪归正做起打工仔了。于是我马上就有了一个计划，我们的舰队只要一动玫迪之类的马上就会知道，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可象老猫你这样的银河游侠虽然在民间大名鼎鼎，可根本就不会引起各个帝国的注意。所以我就为老兄准备了一船极乐树，这么大的一笔货你老兄除了你的老搭档赵烟侠肯定谁也不会信任，而在太阳系的圈子里能吃下这笔货的人又屈指可数，控制这些人总比和玫迪的雇佣兵对阵简单得多。

“剩下的就简单了，用求救信号做钓钩，极乐树做钓饵，我要做的只是挑一个地方收线。看来大家都很合作，艾蒂在火星给玫迪赚了那么多钱，偶尔协助一下阳光也不算委屈。”于骁勇终于要结束他的冗长的独角戏了。

“我不会破坏你们和艾蒂的交易，毕竟大家都是生意人，所以我也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易，筹码就是你们两位的性命，我那一艘的极乐树就算是彩头了，怎么样？很公平吧！”

方茂轻蔑地忍受着于骁勇的沾沾自喜，根本不顾赵烟侠递过来的眼色，开口道：

“多年不见，当年知法犯法的缉私‘英雄’仍然本性依旧，我想你与艾尔森的相互协助恐怕远不止这一回吧！”

“果然一针见血，老猫雄风不减当年。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领悟了真理，‘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好象是丘吉尔的名言。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和玫迪达成了协议，只要我们得到极乐果就立即将极乐星的开采权交给玫迪，当然是私下里的。”于骁勇转头对着赵烟侠露出微笑，

“自然我们也不会忘了贸易同盟的朋友，你们乘坐航班的班次和准确时间就是由银河商业集团提供的。至于交换条件嘛，只要‘逐利游侠’愿意一展当年单挑海盗俱乐部的风采，还是很有可能知道的。”

赵烟侠的脸颊因为牙关紧锁而鼓起条条肉棱，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除了他和方茂自己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面对利益的诱惑贸易同盟出卖一两个下属是绝不会有有什么心理负担的！

“好了，事情就是这样，我想两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还是开始干活吧。”

于骁勇向方茂身后的突击队员打了个手势，立即三名士兵将方茂夹在当中，另一个士兵伸出手中的一个探测仪划过方茂的全身，几乎马上就找到了存放极乐果的罐子。于骁勇接过罐子在手里颠了颠，他身后的艾尔森望着那个罐子，眼中流露出不可遏制的贪婪光芒。

沉浸在全胜欣喜中的于骁勇没有注意到艾尔森异样的眼光，只是摆手召唤手下，将方赵两人押出密室，自己则连招呼都没有跟艾尔森打一个，就径自踱出了房间，留下陷入沉思的艾尔森一个人定定地立在密室里，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

巨大的圆形能量罩下，透明的金属分子膜拉成的穹顶反射着莹莹的光芒，在能量罩的外面，狂暴的火星风暴正肆虐着火红的火星高原，远处陡峭的崖壁上不时闪烁着从巨大底下城中发出的各色光芒。在这些色彩的映照下，地势最高处的火星中央航天港犹如一头多刺的巨大怪兽，头顶着一轮银白光环蹲伏在暗红的火星背景下，任凭火星风暴的咆哮凝然不动。

航天港内一片春意，自控气候系统为上下将近百平方公里的环境注入对人类最适宜的空气成分和湿度，来自宇宙间的各种植被在经过百年以上的

检疫后已经在这个半地下世界里成行成片地兴起，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生物群中，来自宇宙各个角落的人们正在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

银河系中最大的自由港一片繁荣景象。

在穿梭的人流中，一小队联盟士兵毫不引人注目地悄然行进，两个面无表情的平民在这些士兵的簇拥下大步向前。很快这队人就消失在通往地下城的帝国自动大道上，他们的到来和离去就象深海中一朵小而又小的浪花，转眼间就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一般了。

只有一个坐在大道旁的花榭中专心于 VR 游戏的少年仿佛看着他们消失，又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没有人能知道他究竟在玩什么，只有火星深处一间小巧但设施齐备的控制室里的一个监视板上飞快划过一些字句，随后就一切归于平静：

“S0102：通过 F1X6Y80，细胞完好，未分裂，完毕。”

方茂从没有到达过如此深远的火星内部世界，显然这些远离商业和娱乐聚居区而深埋在火星岩层下的建筑的原始结构与最早的人类火星遗迹几乎一样古老，看来在人类迈出摇篮之初，就已经为未来的军事运用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其实这是当然的，因为当年的古人类中有幸成为宇宙探险先行者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军人。

当方茂和他的“随从”们终于摆脱了沉闷的高速升降机，来到看来是火星中最底层之一的一个巨大地下大厅时，赵烟侠和于骁勇已经离开这个小队伍有一阵了。从一认出于骁勇那张总那么装腔作势的脸，方茂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和赵烟侠与于骁勇可谓老对手了，当年的于骁勇是阳光缉私队的队长，但他黑吃黑的本领绝对比缉私的本领大，加上他用黑货换来的大笔资金给自己建立的上至帝国权贵，下至海盗头目的关系网，使得他俨然以太阳系保护神的英雄面目自居，并颇受公众欢迎。而存在久远的黑货贩运又是各个帝国，尤其是资源缺乏的阳光帝国虽不能明言，但却不可一日缺少的财源，因此于骁勇更是在各种权势和金钱交易场合炙手可热。

而那时的方茂和赵烟侠不过是两个穿梭在各个星系间的私人货船主，靠给别人运送货物赚些辛苦钱。却因为两人独来独往的行事风格和软硬不吃的禀性让一贯通吃黑白两道的于骁勇手下很吃了些亏，加之两人联手干掉的海盗也比一般的小货船主多，也因此在海盗中积冤非浅。于骁勇本想招募方赵二人做打手，却不料非但碰了鼻子灰还漏自己参与黑货交易的马脚。紧跟着就是一连串猫捉老鼠的生死游戏，于骁勇因此从赵烟侠那里得了“阴魂不散”这个绰号，在背后充当幕后黑手的于骁勇终于不能忍受方赵二人对他的一再藐视和嘲弄，于是海盗俱乐部与于骁勇一拍即合决定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后的愣头青。

已经感觉到危险临近的方赵二人迫于无奈，先下手为强。利用于骁勇骄横做作，在中层帝国官僚中人缘极次的弱点，借助阳光帝国与玫迪和贸易同盟的利益冲突，设计告发了于骁勇。揭出的丑闻让显赫一时的阳光缉私队名声扫地，而方赵二人却一夜之间成了抗暴英雄，还被冠之以“银河双雄”的美誉。

但是失去队长职位的于骁勇因为掌握着上层权贵参与黑货交易和更恶劣行径的证据，因而非但没有治罪，反而被人保护起来。而方赵二人虽然逃过一劫，又风光一时，却因为厌倦于大小官吏的利益争夺，加之权贵们对他们的暗中排挤，很快就从公众中销声匿迹。方茂继续闯荡银河中的人类极边

之地，而赵烟侠则从此洗手，靠在与于骁勇斗法时打下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了殷实富商，在地球老家娶妻生子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以他们对于骁勇的了解，知道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报复是难免的。但是在连续警惕了多年后，人类松弛与懒惰的天性终于战胜了危险信号的警示。于是就有了今天全军覆没的惨重代价。

杂乱的足音在空旷的大厅中回荡，但从整洁的地面和墙壁上却可以看出这里绝不是一个荒芜的地方。方茂懒散地随着突击队员走着，心里则在飞快地估计着究竟有几成把握逃出生天，显然身边的这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把他这个消瘦的小子放在眼里，但他有把握干掉其中两个，但剩下的两个看来只有靠运气了。

方茂默默地计算着走出升降梯的步数，无声地调节着自己的呼吸，在老旧的飞行盔甲下，方茂的肌肉开始产生一阵阵波浪般的波动，半开半合的眼中一种宝石般晶莹的光芒越来越强。

方茂觉得可以动手了，不管结果会怎么样，他必须去找赵烟侠，毕竟是他把赵烟侠卷到这桩丑陋的事情中来的，但愿现在赵烟侠的儿子还没有成为孤儿！

一直懒散的步伐突然变得轻盈无声，转眼间方茂已经与前面的两个士兵并肩成了一排，方茂身后的两个士兵猛地一惊，急忙跟上时方茂已经转过身来闪电般击出双掌，虽然半厘米厚的无错位体合金铠甲连手持能量武器都难以一次击穿，但灵活运转的颈部软甲显然没有抵御内部强烈弯曲的功能，两个士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盔甲包裹着的头颅就因为巨大的冲击而猛向后弯曲，脆弱的颈椎在铠甲里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两个人就象被巨斧砍到的草人一般倒向地面。阳光特种突击队的确不同一般，就在方茂双掌击出的同时，虽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前面的两个士兵却依然发觉了问题，转身和武器击发一气呵成。

快！再快！！方茂如同被拔掉了脊柱一样滑向地面，几乎同时两条腿割草机般将两个准备开火的士兵扫倒在地，而他自己则象根被压到极限的弹簧爆发似地紧贴着地面向升降机门口扑去。

背后盔甲和武器与地面碰撞的声音在方茂耳中显得诡异般的冗长，他默计着自己的心跳，再有两下背后的士兵就会开火，而升降机的大门就在眼前，方茂一指点向旁边的控制器，但就在接触前的一瞬间，升降机突然自动门户大开，方茂的心随着身形一起坠落，背后炽热的能量流已经呼啸而至，方茂五体投地，背上的铠甲依然被一闪而过的能量束撕裂开来，几乎同时一具立即失去生命的躯体带着胸前两个吱吱冒烟的弹孔轰然倒地，与正顺着地面向前滑动的方茂撞成一团，那尸体的铠甲上阳光特种突击队的徽章清晰可见。

方茂抬起头，看到的是几支闪烁着萤光的枪口后面的一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于骁勇的脸！

死地

方茂在心里早把天上地下所有的诸神和魔鬼统统诅咒了一个遍，看着鼻子前那个倒霉的怨死鬼大睁着的无神的双眼，和这眼神后面于骁勇正渐渐恢复常态惊恐的面容，方茂暗想，这个混蛋永远也改不了缩头乌龟的本性，连在自己的地盘上都忘不了用手下做肉盾牌，看来当年阳光缉私队长的好习惯是一点没变。

于骁勇恶狠狠盯了正从地上往起爬的那两个倒霉的突击队员和另外两个因为误击同伴而有点手足无措的手下一眼，转头正迎着了方茂那充满鄙夷和嘲讽的眼光，脸上禁不住又是一阵红白，想掩饰时又发觉如临大敌的手下虽然枪口直指方茂，却都在小心地用眼睛的余光扫着人群中间的那具尸体，不由得心中一阵老羞成怒，一步跨过身前的尸体，伏下身咬牙切齿地说：

“老猫身手还是那么矫健，看来凡性老东西的那套巫术你玩得很精啊！不过很快你的这副好身手就会用到正地方了，到时候我要好好过过瘾！”言罢向前一挥，方茂只觉得头上一声轰鸣，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赵烟侠的眼前一片漆黑，并不强大的麻痹电流让他浑身痉挛，欲罢不能。头脑里唯一清醒的意识就是为什么于骁勇居然没有在旁边欣赏他在“驯化椅”上扭动嚎叫的场面，以他对这个前缉私“英雄”阴暗心理的了解，这种景象应该是对那个变态最有吸引力的。

看来在他受刑的同时，一定有更让于骁勇动心的东西在吸引着他。难道是方茂？赵烟侠使劲地晃了晃晕旋不止的头颅，于骁勇对方茂的仇恨恐怕还在对他的之上，一种强烈的不安充满了赵烟侠的心胸，使他昏沉的头脑仿佛一下清醒了不少。

他扶着墙壁缓缓站了起来，凭借着远处微弱的灯光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

这显然是在刚才对他进行一言不发的折磨的更地下，那种原本与他在电击时发出的呻吟几乎同步的机械轰鸣，现在已经隐隐在头顶的侧上方响起。赵烟侠试探着将肌肉依然在不断抽搐的脚小心地迈出去，面前那扇透出光线的门似乎是虚掩着的，赵烟侠深吸了几口气，将自己的呼吸尽可能调匀。闪身在门侧，悄然将门拉开了一条缝隙。门外一片迷雾，似乎是什么老久的设备一直在散发着烟雾，使得门外的景物显得十分朦胧，赵烟侠尽量聚拢眼神向烟雾深处探望，飘动的烟雾中似乎是一条火星地下城中最僻静的走廊。赵烟侠无暇细想自己是何会被扔到这个空无一人的角落的，方茂的生死显然比这个问题更重要，虽然以现在的体力和赤手空拳赵烟侠根本做不了什么，但坐以待毙绝不是“逐利游侠”的作风，行动！行动！！这才是赵烟侠的行事准则。

感觉体力已经稍微恢复的赵烟侠已经如同一只毛发直立的猎豹般，缓慢但坚定地在迷宫般的走廊里前进，手里也已经多了一根弯曲的合金管，这总比什么也没有好。

空旷的走廊里烟雾缭绕，唯一的声就是赵烟侠那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心跳声。走廊一侧的火星岩壁上成百年的蒸汽侵蚀形成的光怪陆离的斑痕总让赵烟侠有一种走在阳光国立博物馆二十世纪厅里的感觉，而另一面的金属墙壁上从地面一直排到天花板的大小管道，从身后一直深向烟雾浓重的远处，给人一种莫名的深邃和压抑的感觉。

赵烟侠快有点沉不住气了，在这冗长的走廊里他已经走了至少有半个小时，可还没有看到任何生物迹象，甚至连旁支也没有。焦躁已经不可遏止

地涌上心头，赵烟侠的额头已经是汗出如浆了。

猛然，几乎陷入半催眠状态的赵烟侠被右前方一阵隐约的噪音惊得一震，一身冷汗使得麻木的大脑一下清醒了过来，

“终于来了！”赵烟侠几乎是兴奋地想着，呼吸很快进入了一种规律性的长短变化，一股内在的力量刹那间从胸中直透全身，酸疼的肌肉带动着关节发出微弱的噼吧声。

“看来我还不老！”赵烟侠不无自豪地想着，对自己长年养尊处优下依然没有荒废的技艺感到欣然自喜。

一道能量屏蔽门大敞着出现在右前方的合金管廊墙壁上，门口一辆破旧的检修车斜靠在复合门轨上，一半车身被挡在门后。两个检修工在一个士兵的监视下正在管廊上忙碌着。

赵烟侠目测了一下隔着两个工人的那个士兵的距离，挥手无声地挥出手中的弯管，诡异的发力使得弯管如有灵性一般直跃起来，在空中的烟雾里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听到头顶上飞掠而来的呼啸声的士兵惊异地抬头向前方张望，与猛虎般扑来的赵烟侠的眼神对了个正着，震惊之下手中的枪已经条件反射地抬起，却又忽地向地面猛抢下去——弯管坚硬的突起部分已经准确地命中了他的后脑，当赵烟侠一把捞起坠向地面的能量枪时，看到的已经是那个士兵空洞无神的眼睛了。

接枪、激发、脉冲校准，赵烟侠在一秒钟内一气呵成。当那两个工人听到身体撞击地面的声响，抬起身来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枪口后面赵烟侠那张苍白的脸了。

将两个心惊胆战的工人捆在狭窄的配管间里后，赵烟侠换上那个士兵的制服，坐上检修车，开始认真地对着操纵台上的自动导航仪研究起来。虽然这只是供管道维修使用的地下管线图，但依然可以定位出各层地下城的大致结构，望着生成仪上的三维全息指示，赵烟侠心中踌躇：方茂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柔和的意识在虚无和真实之间穿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某种微弱的声音仿佛遥远的呼唤，又仿佛是耳畔的低语，但任何试图辨认的尝试都会使这种似有似无的存在化为内心没来由的沮丧。

内心！一刹时几乎一切的思绪都如狂潮一般涌上心头，一连串清晰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每一个形象都那么特别、不同，但每一个形象有都是那么熟悉，柔弱的幼小、哭泣的童年、坚韧的成长、最熟悉但却又最模糊的好象是痛苦，在那形象后面是一小群形体，对他们那辨别不清的面容却又是那么让人割舍不下，那是不是就是“朋友”呢？！形象并没有因为疑问的产生而稍作停留，孤寂、衰老、遗忘接踵而至，最后定格的竟是——死亡。被潮水吞没的内心随着种种形象跳跃波动，但一闪即逝的景象虽然那么熟悉，却又快得无从感受，有的只是内心深处隐约的一种倦怠和懒散，就象一切的终结，便是死亡也变得有了一丝温馨，仿佛晚霞中归巢的乳燕眼中陌生而亲切的炊烟，和炊烟下永远安详的巢穴，那里有不曾有过的一切！只要一个念头，便可以归去……

不如归去！深邃声音从巨大的空间传来，直达最微小的存在，眼前是一片广袤的虚空，在前方，在下面，一个疲惫的灵魂正在做着最后的挣扎，试图解脱缠绕着他的种种烦恼，但每一次挣扎却有产生出更多的烦恼，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那灵魂向上方俯视着他的存在发出呼唤，却又仿佛对那存

在做出的回答听而不闻：

人生即苦，人生即乐；生死而一，内外而一。

每一个呼号都得到了回答，可每一次回答却又都被新的恳求和烦恼所掩盖，那存在依然俯视着，没有丝毫离去的意思，而那灵魂也依然呼号着，疲惫越来越重；但那存在和灵魂却又分明感到，对面的存在其实就是自己！

自己？！谁是自己！一阵发自灵魂深处的颤栗几乎将混沌的意识打下无底的深渊，“方茂！”几乎是同时所有的声音都做出了回答，但唯一听清的，或是唯一愿意听清的就是这两个古老的汉字。从心灵里流淌出的意识冲刷着肢体，几乎丧失的感觉开始缓慢地侵蚀进每一条恢复感知的神经，刚才似乎分化为不同自我的意识就象来时一样突然地，如潮水一般退去，将灵魂也一起带走，只留下了一具空有知觉的躯体，在一种懒洋洋的氛围中体会着漂浮不定的感觉。

“是不是要永远这么睡去？”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一阵不期然的刺激让方茂睁开了眼睛，眼前是一片空朦。上下左右，眼力可以达到的地方一切都被一种淡黄色的物质所充斥，那物质象是固体又象是液体，不知从那里来的光线将四周照得通体透明。

方茂头脑中那些时隐时现的声音依然没有消退，他有点无奈地摇摇头，抬手下意识擦了擦额头。手却一下僵在了眼前，那手分明是自己的，却根本失去了原本的形象——其实方茂现在都有点搞不清楚什么是原本了——略比背景深一些的色彩清晰地勾勒出了肢体的每一个细部，肌肉和骨骼在半透明的状态下几乎溶成一体，灵活的运动中某种类似辉光的东西不知是从指端还是从那无边的物质中散发出来。方茂连忙低头，一副雕塑般亮黄色的躯体在他的眼前一览无余！方茂的第一感觉就是幸好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而在依然混乱的大脑中同时窃窃私语着的声音却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各自的话题，似是冗长的人生说教，又似是某种物质构成的细致分析，而方茂一旦试图倾心去领会时，又怎么也不得要领。

猛然前方无尽的淡黄色中一点鲜红飘渺而来，方茂漂浮着不知道如何应对，那鲜红瞬间变成一团火球直向方茂的胸前冲来，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突然响起：

“抵御它！”这召唤虽然震响在周围，但却仿佛发自内心！方茂无暇细想，抬起了闪烁辉光的手臂，耳边原本和风细雨般的细语却也在同时变成了厉声喊叫，其中一个庄严的声音分明在说：

“善恶只在一心……不要再陷入诱惑！……抵抗内在……”

方茂被那熟悉的声音惊得一楞，依稀记起一个叫做凡性的名字，却又一下怎么也对不上形象，正要回忆时那火球已经正中胸膛——躯体中的全部神经都爆发出超出极限的信号，巨大的痛苦让方茂的眼前出现了短暂的失明，从里到外仿佛每一寸肌肤都被撕得粉碎，方茂大张着嘴却发不出一声吼叫，在朦胧中远处两点红色的光点格外醒目！

躯体的痛苦反而让方茂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长期的自我控制在这时化为本能的冲动，意念驱使着内力从丹田直冲顶门，躯体周围的淡黄色物质发出一种幽暗的蓝光。两团火球已经近在眼前，方茂如同梦游一样全不由主地挥出双手，扑面的炽热立时熄灭在一团更强大的兰色光团中！

方茂楞楞地望着手上依然聚拢的光团，心中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翻滚着，刚才那诱惑的声音已经充满了鼓励的意味，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信息也在

提醒着方茂，他已经在某个方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那种痛苦后的兴奋和冲动已经逐渐充满了心灵，浑身的肌肉和骨骼都在不断地收缩和舒张着，亢奋的神经化为无穷的斗志。

不用抬头方茂就可以感觉到远方正在汇集的那些红点，紧握的双拳合拢在胸前，当前方连成一线的红点开始错落而来时，抬到眉心的双拳上聚拢的蓝光已经将方茂的全身笼罩其中！

“来吧，看看到底谁厉害！”方茂的眼中闪现着一丝狂野的光芒，但耳边却响起了一声微弱的叹息……

决斗

赵烟侠的耳畔不时传来一阵阵低微的叹息，周围忙碌的人们对于一个驾驶着破旧的检修车的疲惫的低级士兵根本没有兴趣，而赵烟侠依然不时地被那似乎来自内心的叹息所困扰。虽然理智告诉他现在不会有人发现他的异常，但一种发自内心的忧虑却使他越发地不安起来。

经过短暂的研究，赵烟侠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所处的方位，整个火星地下城仿佛是在岩石中挖掘出的一口巨锅，而他现在则正了锅底边上一点。在远处锅底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广场，从管道的环绕上全然看不出这个广场的用途，但可以肯定的则是这个地方是这里所有管线汇集的中心。

赵烟侠面对着漫无头绪的立体导航图，实在感到有些茫然。但他想只要到达那个广场，就一定会有办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赵烟侠自己也说不清。说实话，对于方茂那种过于崇尚本能感应的哲学，赵烟侠一向是不感冒的。即便是在当年同在“遗忘之星”上跟从凡性老头学艺时就是如此，要不老头子也不会格外欣赏方茂。赵烟侠的意识有些混乱了，几十年前的景象似乎就在眼前……

“是不是有点嫉妒方茂呢？！”

一个声音突如其来地从心里冒了出来，将赵烟侠惊了一身冷汗，手动操作的检修车一阵画龙，轮胎在劣质金属铺设的防滑地面上擦出一条歪扭的印记，尖利的刹车声引来不少白眼，但一旁飞驶而过的自动车辆却也没有一部稍做停留，只留下一脸冷汗的赵烟侠愣愣地坐在斜停下来的破车上，心中一团无名业火不断地翻腾着，额头上的青筋隐隐直跳。赵烟侠一直压抑着的怒火终于开始爆发了，为了朋友的安全、为了妻儿的将来、更为了自己的失败，整个这件事就是一个圈套，而自己居然象头笨牛一样给人牵着鼻子走……

“还有那个方茂！要不是他……”

心底里的那个不怀好意的声音又在不经意间给赵烟侠火上加油。

“混蛋！”赵烟侠脱口而出，连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在骂谁，一手猛拉引擎开关，重新启动的检修车急急地向地下城的深处开进，老旧的生物燃料引擎发出声嘶力竭的吼叫，但这与其驾驶者心中的怒火相比就要逊色得多了。

检修车拐过一个巷道消失不见了，地下城主干道上无声穿行的车辆依然如故，从上层帝国大道上飞快驶来的一辆名贵的私人定制飞车灵巧地滑下干道，从一辆不知停了多久老式货车边擦身而过，一头钻进了一扇标着军事禁区字样的盾级能量屏蔽门。就在这一瞬间，一道定向加密信号在这两辆

全然风马牛不相及的飞车间构成了一条信息纽带，私人飞车上霸道的自旋能量场在方圆 20 米的空间里形成了一个信号噪音区域，任何试图探测这一瞬间信息流动的企图都只能是徒劳，但在私人飞车后座上的那个人，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丝毫欣慰，从他面前的全息信息通道上显现出的信息让他手中的美酒也变得象馊醋一般令人倒胃口：

“S0325：分裂物 A 经过 F536X23Y802，能量外溢 70%，神经控制信号强度 85%，信号频段：军用，信号内容不详，完毕。”

那人挥手关闭了信息通道，从轻柔滑开的屏蔽门迈出飞车。盾级能量屏蔽门后是一间装备齐全的武器库，几个技师正在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智能自控战车边忙碌着。那人的到来使技师加快的准备的节奏，其中的两个立即开始帮助那人将他那微胖的身躯塞进精致的铠甲里，头盔上的极乐树枝节密集纵横，随着铠甲上光导 IO 的接通而不断迸发出温润的闪光，而整个盔甲上也没有任何标志。

人和车的准备几乎同时完成，那人以一种与他这种身份的人很不相称的敏捷钻进战车的控制舱，两个技师随即完成了最后的工作退向安全黄线。马力强劲的聚变发动机在零点几秒内进入了 50% 功率输出，能量罩随着一团粉色的光华将两足怪兽般的战车凭空托起。那人透过 VR 头盔毫无阻碍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各种安全参数在极乐树枝节的过滤下飞快地掠过脑际。意念的微小专注，立即使战车轻盈地原地转了 180 度，向着武器库地下一道正缓缓打开的门户飞去。

艾尔森从纷乱的数据中将一幅立体能量外溢分析图调到 VR 头盔的正面，那上面正显示着火星地下城正下方一团正在迅速增长的能力聚集，看着位于那团能量之下的一个小小的“B”和正在远方蜿蜒接近中的那个同样小小的“A”，艾尔森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这两个笨蛋带路，于骁勇，看咱们谁笑到最后！”

穿过密门的玫迪制“陆战勇士”战车沿着数百年来只有机器人清洁工才会偶一光顾的地下通风道向前猛扑，而座舱中的艾尔森已经开始合计着怎么充分利用即将到手的“货色”挣个好价钱了，至于于骁勇和那两个愚蠢的什么“银河双雄”，让他们去死吧！

死亡也是一种幸福！而制造死亡在某些人看来就更是一种享受了！！

方茂半漂浮在那一望无际的淡黄光辉中，脑际中映现出前后左右、上下四方冲来的各种怪物。从最初的星点火球，到层出不穷的各种奇异生物，之间的变化似乎只在方茂的一念之间。而生生不已的“敌手”已经让方茂感到了一丝厌倦。头脑中那些纷繁的言语已经越来越让方茂感到不安和烦躁：自己一定做错了什么，或是忽略了什么最重要的事情！而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充满诱惑的声音，则一直在内心的深处“循循善诱”——方茂内心最底层里压抑着的一切欲望和愤怒如同愤怒的火山发出疯狂的吼叫——“发泄吧！

这才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自己？！依靠本能驱使的肢体似乎已经远离了方茂的思维，那种从高空俯视自己的感受在“真我”的意念中再次显现——

“战斗的本质只是为了领悟自己的本源，

“运用智慧的利剑斩断你心中由无明产生的疑碍！

“伟大的战士要在生死之间获得与真我的合一……”

隐约的声音再一次清晰的显现，一张清癯的面庞从远处淡黄的背景中清晰地浮现，方茂感到一种如见父兄般的亲切，一切都不能与那面庞上淡淡的微笑匹敌——方茂在一瞬间停止了肢体狂躁的挥动，心中涌起一种宁静的皈依。

“我该怎么做？！”方茂急切地朝向那面庞，是在问他，也是在问自己。

但那面庞却在问话的同时开始消失，诱惑是声音重新响起：

“那是欺骗……！”

“不！”方茂的身心同时大呼，“不要抛弃我！”

无限的孤独无情地击打着方茂的心，那苦痛绝不是外面的那些怪兽的撕咬可以匹敌，沮丧、倦怠、失败……各种的情感蜂拥而至，而最后留下的则只是狂怒！为世所弃的绝望，和弃世的无边愤怒使得方茂仿佛要在打碎世间一切的同时也打碎自己的狂怒！！

“杀！杀！！杀!!! 只要杀光一切，就不再会烦恼!!!”诱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一种命令，方茂的躯体和思维就象饥渴的旅人对绿洲一样甘之如饴。

方茂低头瞪视着自己的双手，手上的火焰化为血红；方茂抬头注视前方，面前的怪兽刹时有着各自的形象。恶毒的教养院长、苛刻的商人、贪婪的官吏、残忍的海盗，还有他们背后那张狰狞的面孔，于骁勇和他的鹰犬们正在无恶不作……

一团紫红的光杀入人群，淡黄的背景下方茂的人已经变成了一具杀人机器，飞腾跳跃的能量将原本静如止水的淡黄世界搅成了一片压抑丑恶的血红！在这片变化之外，在一团越来越强的蓝辉照耀下，一张熟悉的面容上浮现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是时候了，让目标会合吧，能量供应提高到最大，开始准备超空间信息传输接收。”随着从这张得意面容的主人那里发出的指令，忙碌的生化机器人准确地完成操作，大厅上方的蓝辉更盛。

疯狂急驰的检修车在年久失修的巷道里剧烈地颠簸着，赵烟侠心中的那团无名火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往事中的种种失意和挫折一起浮现在眼前，而曾经充满自信的生活也在这时变得毫无意义，赵烟侠从里到外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要把什么东西或人撕成碎片，而且分明能感到自己正在撕扯着什么！

眼前单调的地下巷道陡然有了变化，远处一个巨大的空旷中一堆莫名其妙状的物质正缠斗成一团，里面发出的撕裂人心的喊叫中似乎隐约在呼唤赵烟侠的名字，这呼唤一经辨认就成了挥之不去的牵引，扰动得赵烟侠的心魂欲飞，而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也越来越重。

那团物质已经近在眼前，他们似乎是在夹攻什么，又仿佛是在互相屠杀。赵烟侠一时之间不禁有些犹豫，试图搞清楚这杀戮究竟是为了什么，头脑也似乎在长久的昏沉中清醒了一下。但就在赵烟侠企图把握这一瞬间的清醒时，那些刚才还全然不理睬他的存在的“屠夫”突如其来地向他猛扑了过来，生存的本能让赵烟侠立即付诸行动，而心中那股一直躁动不已的怒火更在这本能的本能的杀戮中得到了一种最畅快淋漓的宣泄——杀！

面对源源不断的侵扰，他已经无暇考虑依然在头脑中喋喋不休的教唆，求生的本能使得他将搁置已久的技艺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了回来，而专注的屠杀更让他的身心获得了某种高度合一的轻松——赵烟侠逐渐丢开了永远没有头绪的思索，一直困扰着他的那种叹息也好象失去了意义，最终连自己、

方茂和行动的目的都成了幻影，迅捷运动的肢体、准确击发的脉冲能量在赵烟侠的周围形成了一团越来越浓的光团，将那些似乎永不休止的攻击抵挡回去。

每一次准确的出击都让面前的丑恶化为尘埃，原本已经纯熟的技艺现在几乎成了一种艺术，杀戮的艺术！而在这种艺术体现的过程中，方茂那已经膨胀到极限的心灵得到了长久以来少有的平静，“以杀止杀”，刚才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痛楚现在已然不再成为问题。在那似乎没有尽头的无边血海上方，一种全然不同的存在开始引起了方茂平静下来的心灵的注意。人的注意力就是这样，总是从一个兴奋点越向另一个兴奋点，虽然长期自我心灵控制的训练让方茂能比常人抵御更强规模的神经刺激，但却也使他更容易被心灵的召唤所左右。那存在刚还只是一种预感，现在就几乎成了一种可以伸手触摸的形体，宁静地悬挂在血海的上面，从那里散发出的那种独特波动，从最不经意处拨动起了方茂久已沉寂的心弦——

华灯初上的街道上独行的伊人、金黄夕阳映照下的落叶、悠蓝湖水上飘渺的水烟……

随着感知的流动，心灵深处方茂自己都不曾留意过的美好与那陌生的存在越来越强地产生共鸣，一种莫名的幸福使他的眼角有了一丝温暖的湿意——“去那里！”发自内心的呼唤使方茂陡地转变了出击的方向，经管在他和那存在之间他明确地感到了一股正在迅速增强的能量，但那种投奔怀抱的感觉却根本不让方茂有丝毫思考的余地，周身的力量如同利剑划开血海，那股能量带着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出现在面前，而更强烈的召唤也在那股能量的后面传来使方茂欲罢不能。

“消灭他！”消失很久的那种声音又应和着召唤发出了提示。

方茂伸手击碎眼前的障碍，一个十分熟悉的形象立即出现在眼前，

“是谁？”方茂那被召唤和诱惑充满的心灵发出了低微的质疑，而肢体却在本能的驱使下发出攻击，而同时对面的那个形象也毫不犹豫地作出反应，耀眼的能量脉冲和方茂手上的光团在一刹时将血海中这一个小小的区域照得雪亮，而这次的闪亮仿佛格外地明亮，在这瞬间的光明中方茂和对面的形象同时看清了对方的面容，猛然间一种在梦中陡然从高处坠落而大汗淋漓的恐惧充满了方茂的心——从对面赵烟侠的狂热的眼眸中他看到了同样的感觉！

时间仿佛永远地停止在这一刻，方茂和赵烟侠在惨白的能量爆发和周围血海的照耀下同时听到了来自对方心灵的狂吼：“不！”

而在无比嘈杂却又无比静寂的背景下，他们同样熟悉的那个充满诱惑的声音现在正发出着狂笑，于骁勇式的狂笑！

方茂在无以抵御的情感冲击下，本能地试图抓回击出的能量，耳畔一直不曾停息各种低语也在这时发出呼喊，而他麻木的心灵却在彻底绝望的打击下停止了对这些教诲的追逐，但是仿佛是一道闸门终于打开，那些一直游离的窃窃私语立即与沉寂下来的心灵融合一体，一种从未曾有过的欢欣立即充满了方茂的身心，一切的疑问都仿佛化为乌有；一切的知识都仿佛已经获得，却又仿佛全部失去！环绕着他的层层血光在转眼间重新化为淡黄，而在那明亮的淡黄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淡淡的光芒笼罩上方茂的全身——刹那间原本无边无际的暗淡血海如潮水一般消退一净，整个天地间一片柔和的光明，方茂面露安详注视着自已的老友，在那熟悉的形象里、在汗水精湿的发梢边，一

丝凝固的光华散发着诡异闪光——赵烟侠手中射出的脉冲能量就在眼前！方茂的心中充盈着无法言表的喜悦，他的头顶上一团柔和的蓝光中，极乐果宁静地漂浮着，这是最终极的归宿，他就要解脱了！

虐杀

一切都归于了静寂，整个地下大厅在各种光芒的照耀下显得光怪陆离，原来还是一片空旷的空间已经被各种复杂的设备占去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地方，而剩下的靠近边缘的空场边，一圈 VR 传感仪在巨大能量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半圆型的 VR 感应场，现在这个感应场中除了一具倒伏在地上毫无生气的躯体和他身边的能量枪外空无一物；在他对面的圆形大厅的正中央，在一大堆极乐树成分居多的设备的上面，一个充满着极乐树悬浮感应溶剂的圆柱型容器里，赤身裸体的方茂悬浮在其中一动不动。在这个容器的更上面，在一组巨大的光导 IO 接口的包围下，极乐果静静地悬浮着，围绕着她的兰色光团已经变得足以笼罩整个大厅；在极乐果的后下方的控制台上，于骁勇抬头直视着那团神秘的蓝光，眼中的狂喜已经不可遏制！

早在人类发现极乐树之初，几乎是从极乐树被送进外太空殖民公司的秘密实验室那天起，借助早已安插的间谍，阳光帝国和玫迪联邦就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利用极乐树产品进行军事应用的竞赛。要理解极乐树产品军事运用的全部内涵对于一个没有足够知识准备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个原理的创始人——已故的菲奈博士——对它的描述则既简单又生动：“那不过是一种会思考的杀人机器而已！”

在极乐树出现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菲奈博士的“会思考的杀人机器”在科幻小说里早就屡见不鲜了，而好战的人类之所以一直没有造出这种机器也不是因为天性上有什么改变，而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思维与机器运算的结合问题，以往任何形式的尝试中效果越好，试验者的神经崩溃的越快。毕竟人类的大脑里除了科学家眼里的那些光神经反馈外，还有太多即使是最冷峻的心理学家都不敢正视的本能和欲望，而一旦将这些非理性的思维光量子化为机器运算的一部分时，无法克制的狂乱就成了受试者的永恒归宿。

极乐树的出现不知道是上天对人类的恩宠还是惩罚，人类立即体会到如同凝固的光辉般圣洁的极乐树可以成为人类肉体之外的一种几乎可以与天使媲美的，似乎不会衰竭的第二躯体！人类的光量子化思维可以不受约束地长久存在于极乐树中，而不用担心被极乐树隔离开的那些冰冷死板的机器对人类脆弱的大脑神经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害。极乐树神奇的信息自主过滤能力，为人机结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捷径，经过简单逻辑编程的极乐树部件就能不知疲倦地处理来自各个方面的复杂信息，自动分类检索，对基本事件做出反应，而将诸如关联、信息增殖这样的非逻辑处理交给得以绕开那些低级信息困扰的人脑，于是一个属于人类的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杀戮方式近在眼前了。当然简单的模型建立起来十分容易，但实际的运用就远没有那么简便了。

起始于菲奈博士的极乐树秘密人体实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一向稳定如钻石结晶的极乐树在人类思维融合的过程中，总是或

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在大规模吸收能量和信息的同时向更高的非稳定能态跃迁的趋向。这种反应几乎违背了一切人类已知的物质变化规律，而表现出极大的生物特征，至今仍争论不休的极乐树生物属性有无问题就源于此。不过这种莫名其妙的特点却有着一种十分诱人的结果，那就是达到非稳定能态的极乐树能如同功率倍增器一样几十成百倍地提高受试人的大脑思维能力，并能使其意识凝聚力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这对于菲奈博士的那个“杀人机器”来说可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很快极乐树的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成了寻找产生并长久保持极乐树跃迁至非稳定能态的条件。这种研究马上就有了初步结果，实际上极乐树的发现者——那两个可怜的 VR 机器人操作手——已经向人类揭示了其中窍门：那就是必须以一个人的思维和生命为代价，使其全部的生命和能量都聚集在极乐树上，才可能将结晶般稳定的极乐树极化！而要保持这种极化不在短时间内消退，则需要定期不断地重复上面的过程，只有这样极化了的极乐树才可能为菲奈博士们提供足够的实验时间和可能！

这种过程从被发现的那天起至今一直没有间断地重复着，每一个参与其间的“科学家”们无论出于什么个人目的，面对着日复一日迈进极化室就再不见出来的“催化剂”们，能给自己找到的心理平衡方式无外乎毒品和变态，那种以“一切为了科学”的名义进行着有计划地屠杀的人们，挂在口头上的“科学”幌子与其说是在欺骗别人，倒不如说是在麻醉自己！到后来，随着实验的深入，能符合条件的“催化剂”越来越难以找到，而长期处于心理扭曲和毒品麻醉下的那些早期秘密研究的工作人员就被狂热的后来者毫不犹豫地推上了“代用品”的位置，而菲奈博士就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虽然经过长期毒品麻醉和心理畸变，这些人在“功效”上远不如正常的“催化剂”，但他们对极乐树本身的了解却给了试验以崭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终于，在两百余年的秘密研究中，数以几十万计的工作人员和“催化剂”们永沉黑暗地狱的号哭灵魂铸就了阳光帝国在极乐树研究和应用方面领先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地位，从而使得资源相对贫乏的阳光帝国在疆土和人口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依然可以依靠发达的极乐树及其周边工业而雄居星际联盟之首！而这种以对同类的无情牺牲换取利益的做法与当年宇宙开拓时代以人命换疆土的黑暗做法可谓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后者远比前者更惨忍也更隐秘而已。

但是，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阳光帝国的成就非但没有削弱其对手的信心，反而刺激起他们更狂热的研究风潮。面对无孔不入的玫迪和星际贸易同盟的间谍，阳光帝国的元老们迫切地感到了在极乐树技术发展上进一步获得统治地位的必要性，因为那将意味着阳光帝国在人类社会中霸主地位在未来可以预见的岁月里的再延续。

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最先获得极乐果！这个在一般大众中还只是一种飘渺的神话般的东西，其实早在菲奈博士时代就得到了确认。通过“催化剂”极化的极乐树在受控运行时，作为激发物进入光量子化状态的“催化剂”的思维依然存留在其中，一般情况下它们会按照各自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在极化的极乐树中营造一个完全自我化的幻境，虽然通过 VR 转换后来的操纵者完全可以介入这些幻境中将这可怜的灵魂彻底摧毁，但随着“催化剂”添加数量的增加和极乐树极化时间的延长，那些原本互不相关的幻境就会神奇地以一种类似感应的方式联结起来，在所有与之联结的 VR 环境中就会有一个难以描述的极乐果的幻影出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极化操作者能独

自抵御极乐果幻影出现后产生的巨大诱惑，如果一边的检测人员不马上切断光导 10，那么很快阳光帝国的国立疗养院里就会又多出几个活死人了。

从开始时的幻觉判定，到后来的极乐果真实性确认，菲奈博士耗尽了全部心力。但就在他被推入极化室前，他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却是上呈阳光帝国公民议会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秘密报告。这报告中只有一句话：

“谁拥有极乐果，谁就拥有一切！”

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菲奈博士的这句最后遗言被广为传播，最终尽人皆知。虽然能够理解这句话真正内涵的人少而又少，但随着极乐树制品在人类社会中使用范围和深度的空前发展，来自民间的对极乐果幻觉的报告也逐年递增而成为了“菲奈遗言”的最好佐证。于是，在星际联盟的几个巨头之间、在极乐星的历任总督中、在疯狂的宇宙冒险者心里，极乐果成为了一种财富、荣耀、血腥和事端的代名词。

而今天，在火星地下城的最深处，沐浴在极乐果越来越强的辉光下，于骁勇品味着“菲奈遗言”，心中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经历了太多的谎言和欺骗，葬送了无数的生命才赢得的极乐果现在就要进入极化了。

虽然在内心深处于骁勇从来没有对那些毁在别人或自己手里的生命有过丝毫怜悯：

“那都不过是个些弱智者！要在这世界上生存是很需要才智的，既然他们那么低能，那么除了给我这样的人做做工具外，就没有资格生存下去。”

但是，当他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这个全然超然于人类已知范围之外的这个神秘物质，而周围只有一群只知道服从命令外连人话都不会说的生化机器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拥塞住了于骁勇的心！在过去的生存奋斗中于骁勇早已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朋友”的存在可能，但在此时此地他倒真希望有一个朋友在身边可以依靠一下，或者哪怕是一个有口活气的人也好。实际上于骁勇心中最大的隐痛，就是他从来不敢独自面对这个世界。而这也恐怕是为什么他不信任任何人，又最痛恨胆敢嘲讽他为懦夫的人的原因所在，现在这样的人中又有两个快要完蛋了！

望着开始在地上扭动的赵烟侠的躯体，于骁勇感到了一种长久没有体验过的兴奋感，自从离开阳光缉私队后已经很少有机会体验这种快感了。

于骁勇系好感应椅上的安全带，将一个特大号的极乐树感应头盔扣在自己头上，向一边待命的生化机器人发出命令。

刚才还是一片静寂的大厅立即被一种低沉的低频噪声震撼所充斥，包围着极乐果的那些光导 10 端口在一瞬间同时迸发出耀眼的淡蓝光芒，与极乐果中散发出来的，已经转为清白色的辉光融为一体。立时，大厅中的各种设备上安装的极乐树部件同时如同节庆的烟火般闪出五颜六色的光华，各种全息显象仪上不同的形象和参数也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翻转——极乐果进入极化了。

“这就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已经感觉不到躯体的存在和环境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方茂以一种绝对超然的心情注视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感受着自我之外缓慢流淌着的某种存在。仿佛过了很长时间有仿佛只是一个瞬间，方茂的思维中出现了“时间”这个名词，这名词与那种缓慢的流淌相互对应，但却又很模糊，全然没有刚才感觉中那么清晰。在那缓慢的流动和宁然不动的心灵之外，无数的景

象和人物如同风中落叶一样随生随灭，而在淡黄色世界里曾经让方茂追逐不休的那种俯视自己的声音，现在已经越来越与失去了一切感知的心灵融合为一，一种不曾体验过的清明让方茂有了一丝“永恒”的感受……

于骁勇的眼前是汹涌翻滚的光的波涛，从极乐树传感器中传递到他大脑中的每一种信息都有条不紊地在增加着速率，而由生化机器人按经过百余年经验设计出来的监控程序则在 VR 环境的背后密切地注释着于骁勇大脑的负荷，并随时调节着光导 IO 中的流量，以确保其不会因为信息输入过载而崩溃。望着逐渐清晰起来的 VR 空间和正在形成质感的肢体，于骁勇对没有人能够欣赏自己的杰作而感到些须遗憾，虽然从一开始他就将与他人分享极乐果的可能降低为零，但是利用极乐树做钓饵引方茂上钩，通过艾尔森与赵烟侠的关系守株待兔，再以积累了两百余年的“催化剂”激励经验，将方茂和赵烟侠诱入与真实环境相融合的 VR 环境，靠极乐树部件植入控制赵烟侠的情绪，借以对浸泡在极乐树悬浮传感剂中的方茂产生相互残杀的幻觉，最终借助方茂久经训练的意志力一举将极乐果推向极化，这环环相扣的周密计划和完美实施，除了他于骁勇还有谁能做得到甚至想得到呢？！

虽然菲奈博士的遗言如同福音一样动听，但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真正面对极乐果！

一旦极化完成，极乐果对于操纵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问題，胜利近在眼前的于骁勇可没有傻到自己去冒险的地步，方茂那脱离了身躯的思维不还存在于极乐果之中吗！

只要控制住他做自己的替身，再加上那个半死的赵烟侠可以随时拿来做新的催化剂，他于骁勇就照样可以安全无误地将极乐果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计划啊！

VR 环境那特有的浅兰色基调如同一层空朦的帷幔温柔地覆盖着她胸中的一切，在这无边的空朦中，一团柔软的淡黄光团轻缓的飘荡着，在这个光团里一个酷似方茂的形象以一种婴儿的姿态蜷缩着，脸上是一丝似笑非笑的安详。

从远处传来由远而近的呼啸，在那团光团对面的空朦中一点奇亮的光斑撕裂了原来的宁静，周身披挂的于骁勇从一闪即逝的光斑中跳跃而出，凌空飞翔在包裹着方茂的光团跟前。

望着眼前聚合不散的淡黄光团，于骁勇在一瞬间的心情十分复杂。虽然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象方茂这样脑子里仿佛只有一根筋，可以为了什么虚幻的原则不顾一切的愚人，但是看着这与方茂的思维同步的聚合光团，于骁勇也不得不承认在心灵上方茂的确不一般。

靠着积累了两百余年的经验和亲身体会，对于被吸入极化后的极乐树的“催化剂”思维状态于骁勇有着比较丰富的知识。仅从思维光团的色彩和聚合状态就可以判定出这个“催化剂”的意志力是否坚固，而一旦进入与其思维同步的光团，那么“催化剂”作为一个人的心灵中的一切隐秘都会在观察者的眼前暴露无遗。在极乐树的极化环境中，“催化剂”已经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防范意识，而是以一种完全自我化的方式在自己的能量允许范围内营造着完全属于自我的空间，在这里他的思维就是“上帝”，因此内心深处的隐私和秘密都会象决堤的洪水一般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在现实中越软弱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灵魂，在这里就会越尽力膨胀自己的能量范围，以容纳那些长久以来存在于心底深处的欲望。但是这也就给了后来的操纵者

以窥探他人内心的极好机会，而如果这个操作者出于什么目的介入其间，那么就可以在一切弱点尽在眼前的条件下，毫不费力地将这个“催化剂”的灵魂彻底毁灭！

这是一种真正的，没有丝毫血腥的杀戮！是真正意义上的形神具灭！眼看着那个可怜的灵魂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辗转哀号，为自己的痛处被无情的撻伐而不断的折磨自己，会给正常人的心灵带来无可想象的冲击，却也能给某些变态的心灵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感，这种快感与单纯的窥探他人隐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于骁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从他学会了在极乐树极化状态下操纵“催化剂”的思维后，简单地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立时在其心目中失去了往日的地位，肉体的消亡不能改变人的思想，相反还有可能使他在日后心灵不得安宁。而一个灵魂都被撕扯成碎片的“催化剂”对于他于骁勇来说，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因此，已经有很长时间于骁勇不再乐于光顾那些象赵烟侠那样在“驯化椅”上疯狂扭动的身躯，而更多地沉迷于极乐树的极化环境中了。而今天，面对让自己名声扫地的老对手方茂的思维，尽管其聚合程度所代表的坚定性是于骁勇所从没有见到过的，但凭借以往无数次的灵魂杀戮的经验，于骁勇对于将方茂在灵魂上彻底撕碎有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欲望

“方茂！我倒要看看你的内心深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合一

仿佛是为了应和方茂的内心世界，在几乎没有尽头的缓慢流动中，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探索和触摸就象是背景中极易让人忽略的噪音一样渗透到方茂完全内敛的感知中。

这种探索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虽然在方茂的内心深处涌动着千百种意念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在趋向最彻底的解脱的暗示下，迅速地膨胀起来；并在最初的时刻使方茂的意识为之飘摇。但是经历无数次严格训练造就的自我控制也如同条件反射一般随之而来，以各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试图消除心灵中的骚动。这种消除和生长的拉锯战本身就从开始时引起了归向沉寂的方茂的心灵的厌倦，当意识中各种随生随灭的念头与遏止这些念头的念头一并混战时，那在不久前让方茂追寻不已的那种俯视的感受终于开始逐渐的占了上风。也就在这个时刻，那种完全不同于任何方茂的感知中曾经体验过探索和触摸开始了与方茂心灵的交流。

这种交流与其说是两个思维个体间的信息互换，倒不如说是一边倒的单向扫描。在方茂那已经越来越澄明的自我感受中，对于这若即若离的探索全然没有头绪，而从方茂的思维中对这种探索所做出的反应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对应的、可以理解的回应。于是一种半被动式的休眠使得方茂的思维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之中，只是听任那种莫名的俯视意识与外在的触摸进行着毫无结果的一问一答式的相互交流。

于骁勇面对的就是这时方茂的光量子态思维，应该说在揣度他人心理的本领上，于骁勇能在各种权利风浪和宦海沉浮中屹立不倒直到今天，就以说明他在这个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但是，人心唯危、人心难测！这些甚

至在千余年前就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理论，虽然早已陈腐得一塌糊涂，但在宇宙间人类的绝对数量正在向着千亿的数量级迈进的今天，却依然保持着“绝对真理”的地位。而于骁勇这样久经战阵的官场和黑道高手，对于人心这种东西的信任程度就更是比之一般人还要低下了。

对于一个试图介入他人光量子化思维的人来说，在技术许可的情况下一般都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第一种是最简单，但也是最危险的；那就是将自己的思维不加任何保护地通过光导 IO 输入被操纵者的思维世界中。这种办法所获得的精神体验是最彻底的，但到底最后是谁控制谁，那就要看操纵者与被操纵者间哪个的意志更稳定，更能经受幻觉的诱惑了；第二种则是一种变相的刺激方式，操纵者借助极乐树之类的光量子载体来承载自己和被操纵者的思维，并在窥视中以幕后黑手的方式左右那个可怜的被操纵者思维幻觉中的变化和发展，当然这种做法较高的安全性和较差的可感受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却也不是绝对安全，毕竟处于极乐树中的思维并不是完全封闭的，一旦操纵者的思维陷入混沌，那最后倒霉的就不仅仅是被操纵者了；于是就有了第三种，也就是最安全的方式——完全旁观式的操纵者，以事先编制好的介入方案来操纵他人的思维，而操纵者自己则象是一个从陈旧的沙发上长出的蘑菇一样，可以轻松愉快地在 VR 三维显示器上满足自己的窥视癖。

显然于骁勇是不会采用第一种方式的，前所未见的思维状态显然使本来就对方茂十分忌惮的于骁勇吃惊不已，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冲锋在前的人总可以给自己找到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更何况现在也不会有人来为此耻笑他。当然第三种方式对于于骁勇渴望满足的窥视和杀戮欲望来说又太低级了，于是，在做好了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安排以后，于骁勇的思维在各种程序和生化机器人的保护下，以光量子态进入了极化后的极乐果。

观望着方茂几乎没有波动的思维之球，飞翔其上的于骁勇十分慎重地观察着各种数据，并不急于开始介入。随着他的手指在空朦的背景下轻微的点动，一副副从方茂思维中传来的能量参数化为不断波动的图形飘散在于骁勇的周围，各种读数以让人眼晕的速度飞快地掠过脑际，通过精心编排的极乐树部件汇集在于骁勇的头脑里——一切正常，只是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思维波动存在于极乐果与方茂近乎沉寂的思维之间。

一阵难以克制的畏缩情绪涌上了于骁勇的心头，毕竟这是人类第一次极化极乐果，万一……

但是眼看着方茂思维之球中那安详如清晨的阳光般的面容，刚才的一丝畏缩立即让位于不可遏止的冲动——要打碎他、蹂躏他、折磨他的冲动！

于骁勇挥手驱散了飘荡在他周围的各种数据图表，一股青黑色的光幕立即从头到脚将其包裹起来，在方茂那柔软的思维之球上方形成了一个不断旋转变化的深色卵型。这卵型边转边接近方茂，最后，当承载着于骁勇思维的青黑色光团在极乐果的空朦背景下因为急速的旋转而呈现出一种微微闪烁光芒的尖锥模样时，随着一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尖利呼啸，于骁勇如同一柄青黑色的匕首，直直地刺进了方茂的思维之中！

原本浑然一体的淡黄光团在致命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但仅在一眨眼间破裂的碎片下迸发出意志的激流将闯入者紧紧地裹住，而那些碎片则在本能的驱使下化为锯齿状的光芒拱卫在猛醒的思维之光的周围——方茂原来已经几乎消失的感知在巨大的外在刺激下已经完全恢复，那原先正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的漫无目的的探索和交流，已经在刚才的刺激下变得似有似无，而致

命的入侵者也在这时被炽热的意志之火化为灰烬。一道强烈的恐惧和不安的浊流冲过方茂的心灵 - - 侵入者如此简单地被消灭显然与其入侵的能量不符合。但是感知范围以内的一切却又在迅速地恢复平静，只有原本给了方茂最深印象的流动感现在却一变而成了湍急的逆流，将方茂还不曾从剧烈冲击下恢复的思维强行裹挟着奔向时间之河的上游，在那里有着方茂从不想示人的痛苦和绝望.....

赵烟侠感到一阵刺骨的巨痛几乎贯穿了自己的大脑，听觉和感知都仿佛失去，而嘴里的苦涩味道却让他在肢体刚刚开始恢复活动能力的时候很不雅观地做出了一种只能称为干呕的动作来。

“方茂那家伙要是看到这景象一定会笑死的。”赵烟侠一边摇摇晃晃地从地上往起爬，一边甩着头无可奈何地想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无意间渗透到赵烟侠的意识里，他抬手搔了一下汗水湿透的额角，但猛然整个人都仿佛一时僵硬了 - - 麻木的手指尖端触摸到的是一根纤细的、从外向里植入的玩意儿，手指上的感觉已经明确地告诉他，这是一个相当小巧的极乐树部件植入器。至于它的功能，环绕着他的那些大得出了圈的 VR 传感仪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赵烟侠的心中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沮丧和愤怒，刚才 VR 环境中的一瞬间依然清晰地驻留在他的脑海里。望着面前仍然随着能量输出的大小变化而闪烁光芒的半圆形 VR 感应场，赵烟侠心头一阵骚动：现在所看到和感觉到的不会是另一个 VR 环境吧？！

“应该不会！”刚才在 VR 里从方茂的手中击出而最终打在自己头上的兰色闪电所打击的部位正是现在自己手指所触摸的地方。看来是那只老猫在致命的时刻首先意识到了这场骗局的本质，并用最后的力量给赵烟侠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十分微小的机会！

赵烟侠翻身坐到光洁的地面上，运力在手，随着一声无法抑制的号叫和撕裂的巨痛，那个植入器和连带的传感丝网被从赵烟侠那湿漉漉的头皮上带着几缕血丝和头发拽落在面前，看着这一小堆污秽的仪器和静卧在一旁的能量枪，赵烟侠心想：

“是刚才 VR 中方茂的最后一击使这个东西失去了功效，而于骁勇既然不在眼前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方茂恐怕还没有‘死’！更因此于骁勇也就不知道他赵烟侠已经不再受控与他了！”

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

付诸行动的赵烟侠迅速检查了一下能量枪，除了根本没有打开的保险外，脉冲激发器里的能量依然处于绿色状态，看来刚才在 VR 中这件武器只是一个暗示性的道具而已。

拄枪站起的赵烟侠环视四周，一边暗自庆幸这里除了只会按指定程序操作的生化机器人外并没有机器警察存在。至于人，赵烟侠压根都不相信于骁勇会在这个时候让任何非敌手的生物出现在自己身边一公里的范围内，就不用说人了。

“那个家伙大概是在别人背后捅刀子捅得太多了，结果总觉得自己背后也有把刀子！”赵烟侠一边在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一边小心从两个巨大的 VR 传感仪中间挤出来，使整个地下大厅的全貌展现在自己面前 - - 方茂那没有任何生气的赤裸躯体让他感到一阵心悸 - - 但愿他的思维能比他现在的身体更有活力一点！赵烟侠心中祈祷着。

赵烟侠谨慎地走上大厅中央的控制台，在生化机器人和极乐树部件的环绕下，安静地半躺在架空的控制平台中央的于骁勇出现在他的面前……

“真见鬼了！”于骁勇一边暗自嘀咕着一边对着面前漂浮着的那些感官刺激输出图表运气。从他侵入方茂的思维开始到现在，无论是心理暗示、外来思维植入还是直接将自己的思维作为多重分裂人格的诱因进行思维“爆破”，虽然各种方法都能不同程度上将方茂的思维打入紊乱的状态，但是结果却都是被方茂那虽然并不强大但十分坚韧的意志和自我剖析所粉碎，而使得那团思维之光更加晶莹剔透。

更让于骁勇感到烦躁不安的是，来自安全系统的警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极乐果与方茂思维之间存在的那种思维波动已经越来越有序化，并已达到一个相当水平的能级，显然再继续逗留在极化了的极乐果里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了。于骁勇极端不甘心地盯视了一眼面前漂浮着的方茂的思维光团，为自己第一次没有能够体验到绞杀灵魂的快感而懊丧不已。

“就是走也不能留着这个祸根！”于骁勇一边启动退出光量子化的程序，一边开始了对方茂灵魂的真正屠杀。很快眼前一直柔和的思维光团开始剧烈地扭曲起来，于骁勇的耳畔响起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叫——通过极乐果的媒介，于骁勇正在以冷酷的准确性逐一地扼杀着方茂思维感知中的各个部分：视觉、听觉、感觉、嗅觉、味觉，最后就是那思维光团的本体——思想的毁灭。本来于骁勇完全可以在一瞬间完成这个全过程，但于骁勇绝对没有让方茂安详而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愿望，相反的是方茂灵魂深处每一种感知被扼杀时所产生的恐惧、绝望和挣扎都会使即将离开的于骁勇感到莫大的快感——虽然我征服不了你，但我可以毁灭你！

当最后一种感知远离方茂的灵魂而去时，刚才还晶莹光亮的思维光团立时变得暗淡无光，如同一团败絮飘荡在极乐果的空朦中，于骁勇冷笑着静等退出程序的完成，心中无意识地想着：是不是太性急了？安全系统的警告好象不那么频繁了……

正思想间，却猛然发现周围空朦的背景似乎远比刚才暗淡了许多，从淡蓝色转为一种越来越凝重的暗灰色，而在这灰色背景后面，一种隐约的轰鸣正在逐渐由远而近！

一阵极度的恐慌袭上于骁勇的心头：看来极乐果的极化已经不稳定了！本能地于骁勇挥手点中眼前的一个图表，瞬间图表化为一个三维全息图象，图象显示着地下大厅的一个部分，在那个部分的中央是——空无一人！

彻骨的寒意掠过于骁勇的意识，耳畔响起的一句清晰的话语更是让他陷入彻底的绝望：

“顾问大人是在找我吗？”赵烟侠那特有的嘲讽语气比任何时候等更让于骁勇胆寒——“怎么可能，赵烟侠怎么可能从VR中逃脱出来？！”于骁勇一贯良好的感觉这时已经消失得没了踪影，一时间各种脱身的想法涌上心头，但一向的灵牙利齿现在却只说出了一个字：“你……！”

“对，就是我！”赵烟侠显然没有更多废话的兴趣。

“既然顾问大人如此喜欢VR，那又何妨多晚片刻呢？！”话音未落，一幅令于骁勇魂飞魄散的画面出现在他面向：控制着于骁勇光量子化输出的操纵指针被一下推到最顶点，环绕着于骁勇躯体的极乐树部件同时放射出瑰丽的色彩，在一道强烈的弧光过后，被生化机器人环侍着的操纵椅上已经是空无一物——于骁勇在极乐果里的身躯一阵巨变，他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躯体中

去了！

被打入绝望深渊的于骁勇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一味地在极乐果中辗转哀号，各种形象和场景从他那已经完全不受控制的心灵里迸发出来，又迅速毁灭。就在他快要进入无以自拔的自虐陷阱里时，一股越来越强的轰鸣将他的视线无意识地引向刚才他杀戮的目标，方茂那已经没有生气的灵魂现在竟然又开始闪烁出一点耀眼的光芒，这光芒随着越来越近的极乐果内的轰鸣上下起伏着，仿佛以与极乐果融为一体。

“方茂，这个有九条命的老猫！”于骁勇的眼前浮现出漂浮在极乐树悬浮制剂里的方茂的躯体，“我要用他的身体！！”随着一声凄厉的尖啸，于骁勇的灵魂整个地冲入了方茂那团时明时灭的光团之中，同时极化了的极乐果内空朦的背景立时被一场思维的风暴所取代，在这无边无际的风暴眼中方茂和于骁勇的灵魂纠缠在一起，在思维的波峰浪谷里上下颠簸……

通过三维监视器看到这一切的赵烟侠也被眼前发生的事情震惊得有点不知所措，将于骁勇连同躯体一起光量子化实在不过是他一时冲动之举，当他刚搞清楚控制台的操作步骤时，就目睹了方茂在于骁勇的一连串攻击下直奔形神具灭而去的景象。狂怒之后才发现方茂并没有灭亡，而与于骁勇纠缠在一起显然对方茂和试图引导他回归躯体的赵烟侠十分不利。眼看着头顶上方辉光已经变成紫色的极乐果，赵烟侠心想只有马上让这个什么极乐果停下来看来才有办法。想着就立即向控制台右方联结着极化器的光导 10 端口控制台奔去，但就在赵烟侠的手刚摸到控制键盘的刹那，一股强烈的定向能量风暴夹带着地下大厅古老的外壁碎片席卷了大厅中的这个区域，赵烟侠被能量的乱流裹挟着从控制台上直跌出去，在大厅边缘上的一组机柜的电缆线路里停了下来。

当赵烟侠终于从凌乱的线头里拔出枪和腿时，眼前出现的是在一轮粉红光环笼罩下的一辆双足战车，战车凌空耸立在赵烟侠与控制台之间，肩头的聚能粒子炮上闪烁着脉冲激发的光芒，一旁的坐舱里是一个赵烟侠十分熟悉的身影 - -

“老赵，就要彻底极化的极乐果怎么能轻易停止呢？！”艾尔森那按捺不住欣喜的声音回响在大厅的空间里，

“你能从于骁勇的死亡游戏里逃出来可真不简单，可惜极乐果只有一个，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这是生意！只怪你老赵的命不好！”艾尔森沾沾自喜地玩味着自己的用词，一边将已经自动瞄准的粒子炮再次确认了一遍，望着手了拎着手提能量枪，脸上充满愤怒和绝望的赵烟侠，说道：

“祝你在天堂过得愉快！”

话音未落，一道惨白的光芒伴随着轰鸣笼罩住了整个地下大厅……

死生

长久以来，在太阳系空间传输管理局里就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某一天火星重力场发生畸变扭曲的传说。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太阳系空间传输管理局火星分局的人们就已经变得越来越忌讳重力场畸变这个话题了。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当一颗行星的重力场

范围内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场共振提炼炉而几乎每秒钟都有一艘来自外太空的虫跳飞船从超空间以十分“温柔”的磁场冲击闯入时，恐怕没有人会怀疑那些正在协调监控着这个行星系统中全部磁场变化的人们是这个银河中神经最坚强的一群人！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火星系统的空间传输管理局的服务态度之差也是全银河闻名的。

如果只是来往的超空间跳跃飞船的领航员们受点鸟气倒也罢了，要命的是自从超空间信息传输技术发明以来，由于其基本技术与超太空跃迁原理基本一致，结果造成星系之间的信息传输被空间传输管理局一手包办的局面，虽然在长达数百年变迁中，其它星系和星球的超空间信息传输早已在垄断与多家竞争的两极摇摆了多次，但火星由于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位于阳光帝国的腹地且又是银河系最大的物资与信息集散地——从而导致了空间传输管理局这个老爷衙门在阳光帝国政府的卵翼保护下始终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面。

垄断有好处也有坏处，就看对谁而言了。单就信息的超空间传输来说，阳光帝国借助建立在火星上的监听站和信息过滤处理机构就已经可以说是所获不匪了。要是没有空间传输管理局火星分局的“大力协助”，要长久地获得这样有利的好处显然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此阳光帝国政府在资助和宽容方面都给予了相当的回报。

当然，合作也并不总是愉快的。来自银河各个角落的冒险家们在超空间信息的传输加密上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一旦被谁抓住了那只不断伸进别人裤裆里的小黑手，那么火星分局和阳光帝国的面上都不会怎么光彩，甚至还会引起什么星际纠纷也说不定。

所以，随时监控每一个主要的光导 IO 端口并予以关闭或打开就成了火星分局日常最繁重的工作。

这项任务是十分乏味的，除了在必要的时候关闭或开启一些特定的 IO 端口外，就是整天在那里呆看着无数的信息封包在面前传进传出。虽然明知道有无数的个人隐私正从眼前流过，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只要愿意就可以看个痛快（因为根本就没有加密，虽然早在一千多年前人类的始祖就已经意识到了信息传递过程中安全体系的重要性，但要让一个普通人在他每一天的日常事务中时刻牢记安全第一的概念，看来还是需要再经历几个一千年才行），但是似乎从开始有系统管理员这个名词以来，那些拥有随意观看他人信息权利的人们就都不愿意去真的将这个权利经常地付诸实施。隐私虽然诱人，但偷窥者也很容易被信息的潮水彻底吞没。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漫长而乏味的信息流监控中偶尔也会出现个把惊险刺激局面，比如说今天，当负责中央航天港第 4683 分区的管理员因为十分令人费解的漫长等待而暂停了在 VR 中的二十世纪古典爱情历险游戏，从 VR 中退出正准备伸手到传输端口中拿这一天的第八杯注能天然生物饮料时，一旁的全息监控显示器上那高得可怕的读数让他着实惊出了浑身冷汗！他一边手忙脚乱地从 VR 躺椅上往起爬，一边奇怪怎么超空间信息流量超标几乎一倍而自动监控系统竟然没有报警？

而等他终于来到操纵台前带上操纵 VR 头盔时，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整个航天港的超空间信息传输和普通光导通道里一片洪流，全部的通道都被来自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信息充塞，而新的信息还在不停地从各个超空间传输干道上蜂拥而来——所有的监控设备全都失灵！

“难怪那个以前几乎没什么人光顾的二十世纪爱情历险今天会慢得和蜗牛一样！”

绝望的管理员一边暗自庆幸今天没有进入深度 VR，一边呆呆地望着眼前如狂涛般宣泄的信息向着火星地下城的最深处冲去，而茫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间整个火星几乎三分之二的自动信息系统瘫痪，火星上的 VR 居民发出一片末日来临般的哀号，而这哀号中那些被陷在深度 VR 中无法自拔而几乎快疯了们的系统管理员们的哭喊恐怕就更是凄厉了。

其实任何信息系统都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满负荷”工作，一般控制信息流的交换设备一旦达到其容量的 60% 就要开始报警了。但是令几乎所有的系统管理专家感到疑惑甚至愤慨的是，当火星上的全部信息传输干道上的流量达到 200% 时，一向被阳光帝国空间传输管理局引以为傲的火星自动信息流量监控系统竟然无动于衷！为此在此事过后的一个月至少不下十四家大小信息安全公司因为阳光帝国的官吏无处发泄自己的怨气而成为出气桶，结果只得宣布倒闭，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而这场信息风暴的真正始作俑者到最后也没有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是的，是他们！

那个让所有的监控系统失灵的正是曾在方茂的飞船上就开始自动探索光导 10 端口加密数据结构的极乐果，所不同的只是这时的它已经从一个卵状的晶体化为一团如同有自我意识一样的变形光团，正在火星地下最底层的大厅里大肆吞噬着极乐树部件和光导 10 端口，并以令人疯狂的速度分析消化着来自整个人类 VR 网络的精华与糟粕。当最初的数据加密屏障在极乐果自觉产生的刹那土崩瓦解后，反客为主的极乐果立即开始以几何数量递增的速度接管一切可以接触到的网络环境，并将其中全部的信息纳入自己的处理序列，于是一部分象那个第 4683 分区的系统管理员一样幸运的低度 VR 使用者立即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前他们可怜的祖先经常在那个刚刚初见雏形的网络上总要面临的两难选择：等待，还是断线？看来还是个问题！而那些沉迷于深度 VR 中各自幻境的人们则无不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自己头顶上，光辉灿烂的极乐果形象冲击得神魂颠倒，许多人几乎不加思索地倒地膜拜，并交付出自己全部的思维内涵和处理能力！而极乐果则如同一个贪得无厌的灵魂吸食者一样，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吞噬着 VR 中的个体思维，并把从中获得的每一条信息加以分析引申……于是，沉积在 VR 网络上的可以上溯到人类网络环境建立之初时所积累下来的各种“网络文物”或者也可以说是现在已经无人能够理解的“网络幽魂”都被召唤起来，通过各自最短的路由从四面八方向着火星、向着极乐果汇集而来！

这是何等巨大的信息流量啊！至于为什么火星的信息流干道居然能够容纳 200% 的流量而不崩溃，则要感谢阳光帝国与火星分局的“精诚合作”了。当初为了避开来自各个不同目的的监视，阳光帝国出钱而火星分局出力，将原本属于玫迪联邦的超空间磁共振提炼炉的一部分传输通道给秘密地合并到了火星的信息流主干道上，这样通过这条秘密信息通道的任何信息都将无从查起，就是最严格的信息流计费系统里都不可能留下丝毫痕迹，因为那笔巨大的日常开支已经由吞吐量巨大的玫迪联邦的提炼炉群代付了。虽然玫迪从一开始就怀疑有人在他们的提炼炉的传输计费上做了手脚，但面对“又做婆婆又做鬼”的火星分局，玫迪除了认为他们在黑自己的钱外，也没往别的什么地方想。

利用这条无人可以监视的高速信息流网络，阳光帝国政府和军方着实干了不少“好事”，而作为军中“良将”的于骁勇为了充分体会 VR 下整治方赵二人的乐趣，当然没有不利用这条秘密干道的道理。不过，现在的于骁勇正为怎样重新获得一副身躯而与方茂在极乐果里纠缠得难分彼此，因此也就顾不上什么网络崩溃之类的问题了。

如果说对于这场信息风暴还有什么人会心存感激的话，那就是赵烟侠了！风暴虽然孕育了多时，但爆发的瞬间却是恰到好处。至少赵烟侠一边头晕目眩地满地找那把还没来得及真正用过一次的手提能量枪，一边偷眼打量着右侧大厅岩壁下如同被淘气的孩子丢弃的破旧布娃娃一样斜倒在乱石和破碎设备里的那辆玫迪制“陆战勇士”战车时，心里的是这么想的——老奸巨滑的艾尔森始终躲在大厅的墙外用能量指数显示器监视着里面三个“傻瓜”的决斗，直到他确认了只剩下了接近崩溃的赵烟侠后才正式跳出来，并一上来就将他从操纵平台上打了下去，而他自己则隔在赵烟侠与操纵平台之间。这是艾尔森认为的最安全做法，但也正是这个选择救了赵烟侠——被最后的障碍即将消灭的喜悦充溢心胸的艾尔森完全无视了背后那正在发生巨变的极乐果，而控制着聚能粒子炮的极乐树部件上激发出的些微能量泄露，则给了跳出藩篱的极乐果第一批可口的“食粮”！

当赵烟侠眼看着“陆战勇士”身后上方的极乐果一瞬间无声地爆裂开来，从进发的光团中伸出无数的光的触手，其中一条扑面而来的时候，心中真不知是喜是忧。随着身形与裹挟着他的巨大能量爆发一起飞升出来的感想却是一句十分可笑的话：“人活着可真不容易啊！”

活着或是死去对于现在的方茂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于骁勇最终开始他的灵魂杀戮后，随着每一种感知的失去，方茂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彻底孤独、被封锁在永恒的黑暗和无声、无嗅、无任何感受的牢笼中的巨大恐惧！这恐惧最彻底地将他一直以来建立起来的自信完全压碎，当最后一种感知消失的瞬间，方茂的整个自我意识就只剩下了一声永远无法喊出的惨叫……

黑暗无边、痛苦无边！但在几乎是绝对的黑暗和痛苦中，一种低微但十分顽强的存在开始浮出头来：既然感知已经失去，那么黑暗从何而来？！既然肉体 and 灵魂都已经溃散，痛苦又从何感受？！！没有人能回答，方茂也不能，因为方茂已经不是方茂！那个伴随了方茂一生的自我意识终于停止了它数十年不停不休的辗转颠倒，一切被这个自我意识压抑着的潜意识终于不受任何遏止地泛滥开来，在“方茂”这个自我意识周围荡漾开来，互相搀杂着形成一片混沌。而“方茂”这个越来越微弱的自我意识则在这片混沌的海洋中无可挽回地沉沦下去……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来自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声音和接触开始与那随着“方茂”一起沉沦的存在交流起来，并对那“方茂”已经无法回答的问题做出各种的回答——没有一种回答是正确的，但现在答案的正确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问题依然没有被放弃，而回答也依然在继续！包围着“方茂”的那无边的混沌之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变得似明似暗，而那刚才还无边的痛苦也被一种全然无我的安详所取代——“方茂”再一次感到了那生命中最根本的搏动，这搏动是“他”还十分年幼时在某一颗荒凉星球上，通过另一个生命感受到的。

为了重新获得这种感受“他”曾经追寻过很久，但最终没有成功。这

感受据说是始终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体内的，但这感受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于没有几个生命能确切地感觉到它。那无内无外、无始无终、与天地同在的感受是如此的具有吸引力，一旦“方茂”捕捉到了一丝一毫，就不由得将全部投入进去，在那里方茂——对！方茂终于又成为了方茂——感受到了一片永恒的光明和搏动，直到另一个思维强行闯入为止。那生命的闯入带来了纷争，更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爆发！

于骁勇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目的单纯过，“得到方茂的身体！”这已经成了压倒一切的要务，什么危险、失败都不再成为理由。

“原来进入一个人的思想竟可以如此简单。”望着端然静坐的方茂，于骁勇已经无暇思考为什么已经不再稳定的极乐果居然还没有恢复常态？周围的环境为什么越来越混乱？那远处隐隐的轰鸣究竟是什么？

“杀死他，我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思想所及，于骁勇已经化为一道闪电，直刺方茂。但是，明明近在眼前的方茂却又仿佛远隔万里，无论于骁勇如何奔驰，方茂的形象始终都离他只差一步之遥。就在于骁勇终于达到那飘忽不定的形象跟前，伸手去抓时，遥远的轰鸣立时化做落地惊雷将他震得头晕眼花。等清醒过来时，方茂已经消失不见，眼前有的只是四周上下一片混沌——

最初的沉寂仿佛只是惊雷后的幻觉，紧跟着就是一丝微风轻拂丛林的沙沙声，于骁勇茫然而急切的心境在这安详的清风中，也分明为之一爽；但就在他要彻底清醒的刹那，微风扑面已经变成了万木怒号，无数森林巨木随风飘摇，发出愠怒的呼号，于骁勇尚未有所反应，眼前的森林树木已经连根拔起，在狂风的鼓吹下相互撞击积压着直撞过来，惊恐万状的于骁勇想躲都连不及，立时被裹挟进去，在风和乱树中翻滚。风还在吼叫，树木已经摧折殆尽，但转瞬间从纷飞的巨木之中又迸发出些须火星，这就象在充满沼气的沼泽里扔进了一粒火种，震天动地的爆裂和炽热的火焰立即吞噬了一切！于骁勇在火海中辗转奔逃，却没有感到丝毫烈焰的纷扰。

烟雾弥漫，大火将天地间的一切都化为灰烬，但灾难似乎远没有结束，火焰的余迹还没有消退，漫天的粉尘沙石就又夹杂着如注暴雨从天而落，于骁勇左右奔突却找不到生路，绝望早已将他完全淹没，当他终于瘫软在泥浆中再也无力站起时，天地间的一切立即一扫而光，被惊得手脚冰凉的于骁勇一再努力，却怎么也看不穿眼前那一片混沌，刚才的幻觉已经使他的感觉麻木，但一种细微的声音却开始顽强地钻进他的耳中——那声音仿佛是低沉婉转的倾诉，又仿佛是缠绵悱恻的歌吟，虽然低迷但却撩人心魄。于骁勇立即沉浸在这声浪之中，不由得涌起万种柔情，待要回头寻觅时，那声浪却已化为厉号，如万人悲哭、无数孤苦齐声呼救，于骁勇耳际立时被千百战鼓声充塞，心魂不由得要随那激越的鼓声飞扬，分明感到正要征战疆场，拯民于水火，一股豪气直冲斗牛，却也无暇再细想自己以往只逐利益，陷无数生命于死地的经历。那豪气推着于骁勇愤然而起，刹那间无数对手出现在面前又都如潮水般退去，杀阔血光让心底的野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泄，正感畅快淋漓只时，耳畔的呼号已经变为欢呼，千万人拜服于尘埃、无数臣下拥立两侧，一时间宏图大治、生杀与夺尽在手中，但尔谏我诈、权利倾轧、权谋百变也随之而来，让原本对官场沉浮技巧烂熟于心的于骁勇也感到如身现洪流、倾覆在即，一时间百感交集却又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为何而来！！

一念及此，耳边声浪、眼前幻景一齐涌来，过去种种行为加诸他人的

苦痛也在这时蜂拥而来，使于骁勇感同身受。无数次的逃遁、无数次的折磨终于将于骁勇最后的一点意志力消磨一尽，疲惫的思想在依然层出不穷的苦难中随波逐流，意识在逐渐模糊中开始飘渺升腾，当最后一丝思维之光闪现在于骁勇那已经暗淡的思维光团里时，他才终于想到了最初闯入的目的：

“方茂在哪儿呢？”

漂浮的思维立即用最后的能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在快要彻底模糊的视线中，于骁勇分明看到了自己正在从方茂的思维中剥离——最后一个致命打击终于要了他的命——刚才，就在刚才！他已经得到了方茂的思维和身躯，但是最终他自己的幻觉又让他非但失去了那思维和身躯，最后连自己的生命之火也随风而逝了！

望着眼前已经化为轻烟飘散的闯入者，方茂有的只是一丝怜悯。闯入者带来的种种幻觉同样使他经历了一场生死轮回——毕竟这是他的思维，而且那也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品尝的好滋味。但是在幻觉之潮涌来前就已经占据方茂全部心灵的那种生命中最原始的冲动最终拯救了几乎也同样沉迷于幻象的方茂，终于使他得以摆脱幻觉的诱惑而没有和闯入者一起烟消云散。但是如狂涛般汹涌而来的各种知识却以各种方式砸向他已经临近崩溃的思维，得到解脱的极乐果不仅在吞噬信息，也在将这些信息重新排列组合，并立即在已经融合到它体内的那个特殊的生命个体上进行试验，于是当于骁勇还在为自己的幻觉奔走呼号的时候，方茂已经被自己思维中无法控制的越来越快的一问一答搞得几乎疯狂了。当最初的问题和回答还有迹可循时，方茂的思维就已经不堪重负，而当信息的涌入已经根本无法理解时，极乐果及时地将输入方式调整为单纯的灌输，这才使几乎炸裂的方茂的思维光团熬了过来，但思维活动的维持并没有给方茂带来多少欢欣，无数个不时跳跃在思维中的无法理解的信息使得他完全处于一种半昏迷半冥想的状态，以一种近乎旁观的姿态目睹着于骁勇不断地制造幻象，又不停地在这些幻象中消耗自己那越来越少的能量，最后彻底毁灭的全过程。在被各种信息轰炸得几乎麻木的心灵深处，他分明感觉到了那闯入者的全部绝望，和那个一直左右着他的外在存在，在获得了一个生命走向死亡时的全部信息后的惊人变化——诞生与死亡的呐喊在一瞬间充满了方茂的世界——极乐果真的活了！

炽热的金属粒子流一时间在空旷的地下大厅中形成了一道不停翻滚旋转的光环，已经控制了整个火星信息传输枢纽的极乐果，在获得并分析了大量的外来人类信息之后，终于发出了它觉醒后的第一声啼哭：来自玫迪联邦各个外太空物质粒子发送站的各种物质粒子在一瞬间摆脱了超空间传输的羁绊，从磁共振冶炼炉中，顺着由极乐果打开的闸门，如惊涛骇浪般冲击着已经崩离析的火星信息传输干道。

那些在极乐果的幻影下如醉如痴的深度 VR 居民们，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人类始祖曾经体验过的创世纪洪水的洗礼。所不同的只是在这场“洪水”中很少有人受到来自肉体的威胁，但在精神上的苦痛则比之祖先尤过之而无不及！

赵烟侠和艾尔森则属于那极其有限的几个受到肉体威胁的人。对于身处信息风暴和金属洪水的旋涡中央这件事，直到目前为止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感到过丝毫的骄傲，有的只是如何尽快逃生的企图——

艾尔森好不容易才从扭成麻花的战车中爬了出来，在庆幸还有口气之余不得不承认这次做了亏本生意——腿断了一条，显然肋骨也断了几根——

现在看来只求能保住老命才是最上策了。

“拉我一把，赵兄！”艾尔森刚一恢复气力，就立即向正在不远处躲避飞溅的金属粒子流而躲闪不已的赵烟侠发出呼救，那呼声之情真意切似乎全然忘了几个小时前出卖“赵兄”时的精明算计。

“赵兄”的记性显然很好，但在愤怒的眼光后面，“逐利游侠”的思维依然没有停止活动：“艾尔森活着绝对比死了有用处！”赵烟侠根本没有死在火星地下城的想法，尽管现在到处都是喷射的金属粒子流，但一定会有生路的！

于是，在毛腰躲过几道金属热浪后，赵烟侠已经来到了艾尔森的背后，用枪顶住了刚要回身的玫迪贸易代表。艾尔森刚要哀求时，已经被赵烟侠半架半拖着直向大厅中央金属浊流最密集的中心奔去。艾尔森先是吓得几乎瘫软，但随后也立即紧跟着一同奋力奔跑：在这种时候最好还是跟着“赵兄”为妙，不然说不定身后的那只能量枪就要发言了。

在大厅的中心，一切反到十分平静。已经化为光团的极乐果几乎占据了整个控制平台的上方，而在下面原来容纳着方茂躯体的那个容器中的极乐树悬浮感应溶剂也已经光化，但方茂的身躯却依然平静地漂浮其间，在光团的笼罩下正显示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安详和宁静，而在他周围的光团则上下纷飞，如同有着无穷的活力要迸发出来！

赵烟侠拖着艾尔森毫不犹豫地直奔方茂而去，如果说在这个一切都已经失控的环境里，还有什么可以成为扭转形式的关键的话，那就一定在方茂那里了。至于方茂的生死，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自从赵烟侠把于骁勇从肉体上消灭后，如果方茂的那具躯体里没有跑出于骁勇的声音，那么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茂依然还活着！

四周的光团越来越亮，赵烟侠和艾尔森仿佛是在光的海洋里跋涉，每前进一步都要费越来越大的气力，当圆柱型容器终于出现在眼前时，艾尔森已经彻底瘫倒而赵烟侠也几乎筋疲力尽。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喘息，周围呼啸的金属流业已开始凝固成各种奇形怪状的形象，赵烟侠将能量枪的功率调到最大，举枪向面前的容器猛击，瘫在地上的艾尔森心中一阵绝望：“老赵看来疯了，这回可是赔到家啦！”

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碎了圆柱型容器，也打碎了方茂追随极乐果新生的美梦。当极乐果终于开始自觉后，一直搅扰着方茂大脑的信息轰炸立即戛然而止，人类千百年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已经给了极乐果足够的信息分析储备，而方茂和于骁勇的生死之争正给了它最需要的生命体验，将这种生存与死亡的知识付诸实施马上成为极乐果第一目的，而一直借方茂的思维进行的信息探索显然已经对极乐果失去了意义。方茂顿时感到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整个灵魂仿佛都在一时间化为浮云，全然没有了任何牵挂。而在这种松弛中，极乐果体内从无到有，生死循环的变化给了方茂如醉如痴般的体验，整个世界和方茂都消失了，有的只是千万生灵对生命的放歌，对死亡的赞颂！在生死相依之中，那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似乎就在方茂的眼前，伸手可及。方茂奋力追赶着这近在眼前的东西，因为他清晰地感到越来越强的召唤在驱使着周围的一切向上飞升，但追寻本身并没有让方茂感到焦急，无比的快慰与狂喜充盈了他的身心，而安详与宁静异常和谐地统一在方茂狂喜的心中。在光辉灿烂中方茂清晰地看到自己已经一分为三，右侧的方茂如同愤怒的化身，将看到的一切加以毁灭；左侧的方茂则欢欣非常，不断地从虚空中幻化出种种形象；而中间的方茂则平静地抚育着那些正从诞生走向死亡的形象们！三颗

头颅、六条臂膀象舞蹈一般飞舞着，方茂感到自己已经要随着那生与死的礼赞飞升而去，他将自己的灵魂紧紧拥抱在这生与死的舞蹈中，用尽力量要让那飞升缓慢下来——刚刚得到的极乐怎能就此失去！而就在这时，无数光团如狂风下的浮云眨眼间退去，方茂只感到彻骨的失落和茫然立时淹没了自己，从遥远的地方隐隐传来几声关切的询问：

“老猫，醒醒！我们得赶紧逃出去……”

火星地下城经历了数个世纪建筑起来的坚固结构，终于不堪承受极乐果召集而来的巨大能量汇集，开始崩溃了！大块的火星深层岩石夹带着无错位合金的骨架四散纷飞，整段的板壁凌空飞起，在空中与已经化为胶状的金属热流碰撞着，使整个地下大厅立时花成一片火海。而在这片火海的中央，不再为方茂追寻的思维所羁绊的极乐果立即化为一道光龙，乘着金属热流向上直冲而起。火星上仅有的几个不单纯依赖 VR 网络而可独立运转的非动能生命保障系统立即按照其设计师的意图工作起来，将被极乐果冲垮的结构在零点几秒里隔离出来，于是一条直并在极乐果和不断凝固的各色金属以及岩石和框架碎片的冲击下，飞快地从火星地下的岩层中直通地表，转眼间就在一道峡谷中形成了一处短暂但威力巨大的“火山喷发”。在火山的当中，极乐果化作一道兰色光柱直上天际，在这道光柱的周围，肆虐的火星风暴怒吼着将飞溅出来的胶状金属瞬间吹成各种离奇的形状，又立即抓起来在嶙峋的火星峭壁间将这些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冷却的形状摔得粉碎。各种颜色的金属碎屑如同礼花一般绽放在火星暗红色的天宇中，而那极乐果的光柱则没有丝毫停留，以一种旁若无人的姿态径直穿过火星空间传输控制局设立在火星重力场内的能量传输屏障，和急急赶来刚从超空间跃迁进入火星系统的阳光舰队布下的牵引力场，在火星与太阳的重力场临界点毫不费力地撑起一个虫洞，转瞬间整条光龙消失在一开即闭的虫洞中，而巨大的磁场畸变如狂涛席卷了整个火星的重力场，被极乐果带上太空又被甩在虫洞之外的大小金属凝结物就象激流中的枯叶，无助地相互碰撞着、奔流着……

而同一瞬间，在远离人类世界的银河中心，极乐星同步轨道上停泊着的两艘大肚汉采掘船也体验到了同样的无助和惊慌，不明来路的磁场畸变带来了巨大的能量跃迁和一个晶莹璀璨的光球！仿佛是要响应什么召唤，小小的极乐星上立刻发生多处能量爆发，散布在各处的采掘队几乎同时观察到在视野范围内有几道光柱直冲天际。在同步轨道上，极乐果会合了所有的光柱，以一种巡礼般的姿态开始环绕母星一周，所到之处，光团下的极乐星区域立时发生了一些微小但不容置疑的变化。而当在轨道上待命的采掘船开始试图接近那个光团时，更大规模的磁场畸变却将那个光团整个吞没，只给极乐星上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全然不同以往的极乐星——好不容易赶到最近的能量爆发地点的采掘队员看着眼前足以容纳一座城市的巨坑，和坑中从来不曾见过的极乐树形态，惊愕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尾声

火星的秩序得以恢复花了整整四十个地球日，应急而来的阳光舰队除

了在漂浮于火星重力场中的金属凝块中找寻被裹胁的幸存者外，发觉自己实际上无事可做。而来自太阳系各个星球的心理治疗医师们则几乎在开始的十几个地球日里和他们的病人一起崩溃！

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大量后续人员的到来，情况也开始迅速好转。人类的创伤自愈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人类能在无数次的劫难中走过来并继续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是，阳光特种突击队的秘密调查员们则全然没有感到任何可以值得欣慰的事情。整个事件的中心竟然是在突击队的火星秘密基地，而突击队的高级战略顾问竟然象被蒸发了一样没了任何踪影。来自阳光帝国政府其它部门的攻讦、新闻界的质询让突击队的头头们焦头烂额。而问题的突破口似乎只能着落在两个幸存者身上，可这两个人却在某些来自玫迪联邦的关系保护下，始终不露面目。怒不可扼的突击队员甚至想干脆动武，但就在要动手的前夕，一道来自玫迪联邦的外交照会却几乎让阳光帝国政府的高官们差点掉进冰窖——火星空间传输局的秘密信息通道竟然成了引发该次事件的主要环节，而玫迪驻火星的贸易官员竟然还是见证人！于是整装待发的阳光突击队等来的只是一顿莫名其妙的训斥和严禁任何行动的严令，至于事实的真相嘛，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关心了。

艾尔森虽然还没有彻底恢复，但发一个外交照会对于他来说也不过就是几次 VR 通话而已。自从阳光舰队的抢救船将他们三个人从被金属凝结物重重包裹的“陆战勇士”中扒出来后，赵烟侠和方茂就与他寸步不离地过了七天。从地球火速赶来的赵烟侠的十几个手下不知用什么方式混过了阳光舰队的封锁，并在一天之内就找到了藏匿在艾尔森秘密堡垒里的方赵二人。其行动之迅捷准确，颇让艾尔森为之气馁了一番。

有了这批生力军，赵烟侠立即成了艾尔森秘密王国里的实际主宰。照料只在刚脱离与极乐果的同步时清醒了一会儿的方茂、组织玫迪的关系网、对抗阳光特种突击队的搜捕……虽然赵烟侠一直给艾尔森什么好脸色看，但在几十天的“密切”合作中，这两个精明的商人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默契和谅解，毕竟赵烟侠现在急需一个可以安顿家人和部下的地方，而倍受监视之苦的艾尔森也渴望能尽快摆脱极乐果事件给他带来的损失惨重的阴影。

时间就在这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幻中飞快地流逝着，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消息表明，极乐星上发生的变化虽然远没有火星事件的影响巨大，但却对各个拥有极乐星开采参与权的殖民帝国产生了足以压倒一切的探索欲望，一个由星际联盟出面组织的科学勘探队的成员正从各个殖民帝国急速赶往极乐星。而艾尔森与赵烟侠的证词和艾尔森那些已经死在极乐果爆发中的倒霉手下留下的残缺 VR 记录，也基本平息了玫迪与阳光之间的争吵——阳光与玫迪之间达成了新一轮秘密交易：玫迪默认火星秘密信息通道的存在，而作为回报阳光让玫迪分享秘密信息通道带来的利益。作为促成这项秘密协议的主要经手人，赵烟侠和艾尔森将分别代表阳光和玫迪协议的实施并直接向其政府汇报。

一切都似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被星际贸易同盟抛弃的赵烟侠利用火星事件的契机和自己对贸易同盟金融体系的了解，借助玫迪联邦中艾尔森的关系，狠狠地教训了贸易同盟一下，将阳光与玫迪通过星际贸易同盟进行的交易一下削减了各近两成。而他自己则左右逢源，与阳光和玫迪政府拉上了关系，将那从贸易同盟手中夺来的市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艾尔森也

已经恢复了元气，赵烟侠的“不究既往”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添自己的伤口，而当赵烟侠一举成为新的财富之源时，艾尔森也不无获利。

现在的艾尔森又开始和赵烟侠称兄道弟了，但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真诚的成分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知道了。

方茂则已经消失！经过处理的 VR 记录中，方茂已经被另一个无名氏所取代，并死在火星地下城的金属洪流中。而方茂自己则根本没有对此发表意见的机会——长时间的昏迷几乎让赵烟侠感到绝望，眼看着自己的老友成为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虽然赵烟侠知道方茂一向憎恶将植物人象饲养牲畜一样圈养在社会福利医院里以供那些所谓的医学试验之用，但是“安乐死”还根本没有进入赵烟侠的思考之列，直到第 52 个地球日方茂终于在极乐树部件的刺激下苏醒过来时，艾尔森也不得不佩服赵烟侠的持着和方茂坚强的生命力。

恢复体力的方茂在精神上还根本称不上正常，各种纷繁复杂的知识和词汇不时地从方茂的嘴里冒出来，而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而他居然声称香烟在以前是有毒的，而且是被禁止的、是含有一种叫做“尼古丁”的有害物质的、是古土耳其人首先广泛吸食的等等怪论，也着实让赵烟侠这个老烟枪好笑了多时。但当方茂决意要离开太阳系，去追寻那已经消失的极乐果给他带来的思索时，赵烟侠可是一点都笑不出来了。

“那么，你已经决定了？”赵烟侠暴躁地掐灭手中的烟头，盯着对面的方茂。

“是的，我会先去‘失落之星’找凡性，再决定下一步的去向。”方茂平静的回答着，手里把玩着一个袖珍极乐树插件。

“难道我找来的那些极乐星的科考报告说得还够清楚吗？极乐星上所有的极乐果都已经在那次爆发中进入超空间消失了，虽然已经发现了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极乐树种群，但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产生极乐果还都是未知数。至于根据磁场畸变的向量分析大致推算出的极乐果去向，那更是子虚乌有！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想去找极乐果，是不会有结果的！”

“极乐果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启示，现在我只需要进一步去发现了。实际上我要追寻是我这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与有没有极乐果没什么关系。当然，如果能找到一颗就更好了……”方茂望着满脸不以为然的赵烟侠，淡然微笑。

“说到底你还是要找极乐果！可你别忘了，极乐果能给人带来的只有灾难，因为人类现在除了贪婪已经丧失了其他任何曾经有过的美德。还是小心你的老命吧！”赵烟侠已经无可奈何了。

“到时候我还会来找你的，而且你也一定会再帮我，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方茂的自得其乐让赵烟侠又好气又好笑，嘴上骂着可心里却不由得在想：

“是啊，平凡的生活是需要调剂，但是友谊比冒险更能让平凡的生活增色。”

“那么什么时候动身？”

麻利地带上 VR 头盔，一边将头盔与飞行铠甲上接口联结起来，方茂一边站起来说：

“挑日子不如撞日子，现在就走。”

赵烟侠再次点燃一只烟，站起身来向方茂伸出了手：

“那么就一路顺风！”

“小心艾尔森。”方茂用套着飞行盔甲的手握住了老朋友的手。

“他是只老狐狸，可我是专打狐狸的猎人！这是你教我的古谚，据说是一千年前的。”赵烟侠的脸上一片惜别之情。

“不，至少是一千年以上。”方茂最后一次紧握赵烟侠的手，便回身直向门外走去，从地球转运来的“老猫”号已经准备就绪。方茂大步向前，在他的身后是赵烟侠注视的眼神，他们的心中都明白：

虽然极乐果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他们的心中，那曾经被极乐果召唤起来的生命中最根本的冲动，已经不再可能被忽视。虽然他们各自的命运不同，但在追寻这冲动本源的战场上，他们会永远并肩前行。

赵烟侠目送方茂的身影消失在火星航天港如织的人流中，手中的烟蒂翩然飞落，一道轻盈的光波将飞撒的灰烬一扫而空。赵烟侠若有所思地抬眼凝望着身边静立着的公共信息处理通道，那通道里极乐树部件闪烁着圣洁的光辉——刚才的那道清洁光束就来自这里——在这光辉之外，无数的人类正在奔波劳碌，而在劳碌的人类身边更多的光辉也在同样闪烁着光芒。

极乐果已经在自己的毁灭中获得了新生，而人类也已经与极乐树融为一体。当新的极乐果诞生时，又该是怎么样的生与死的戏剧在这宇宙的舞台上演呢？！

赵烟侠摇头挥去脑海中的那些有点不着边际的念头，向着眼前的人流和光辉的海洋走去……

——全文完——

